

中華書局出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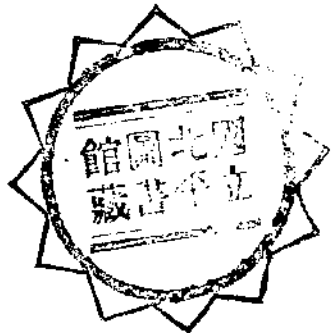
二十一年八月十六日

嚶嚶書屋出版

第一卷第十六期

南華文藝

汪精衛題



鹿蕙葉作

咖啡店

鐵道部出版鐵道公報

第一至第十二期

每册大洋二角

全年十二册

大洋二元

第十三期至二百四十五期

每册大洋五分

每星期二册

全年大洋五元

第二百四十六期起

每册大洋一角

每星期一册

全年大洋四元

鐵道部成立一二週年紀念特刊

每册大洋二角（定閱本報一年者附贈一册二年者二册）

凡定閱本報者，國外郵費加二，國內免收。
如蒙賜登廣告，請至本部公報處接洽。

鐵道部鐵道公報謹啟

南華文藝

第一卷第十六號

南華文藝 第一卷 第十六期

中華民國二十一年八月十六日出版

目錄

悲愁 (方君壁女士作)	補
安斐虹以琴聲建戴勃城	補
大詩人 Paul Valéry 先生	補
大音樂家 Arthur Honegger 先生	補
飾阿普龍的 Henri Fabert 先生	補
飾安斐虹的 Ida Rubinstein	補
張坤儀女士肖像	圖
鄭祖緯君展覽會場	圖
追悼會	圖

安斐虹

寫情書也需要學問

婚禮

方君壁女士畫集

靜子 (一元)

柔艸 (二元)

孫廟照 (二元)

Paul Valéry 著 徐仲平 譯 (五元)

法國名人訪問記

曾仲鳴 (一〇一—一〇三)

秋宵

劉平格 (一一一—一一二)

平常的夢

金仲芸 (一一三—一一四)

生活的藝術化

本間久雄著 許達年譯 (一一五—一一六)

友誼的真義

孫福熙 (一一七—一一八)

詩歌

日出之前

小雷 (一二一—一二二)

展開中華地圖

莊蝶 (一二三—一二四)

人類底教訓

冷亮 (一二五—一二六)

浪漫的傳統之衰頹

張志澄譯 (一二七—一二八)

悼馬師母青玉

朱明 (一二九—一三〇)

文藝茶話第三期

張生 (一三一—一三二)

廬山避暑

孫福熙 (一三三—一三四)

遊覽舊都

曾仲鳴 (一三五—一三六)

黑暗中的大樹

春香 (一三七—一三八)

嚶嚶書屋出版

上海環龍路花園別墅二五號

請閱鐵路叢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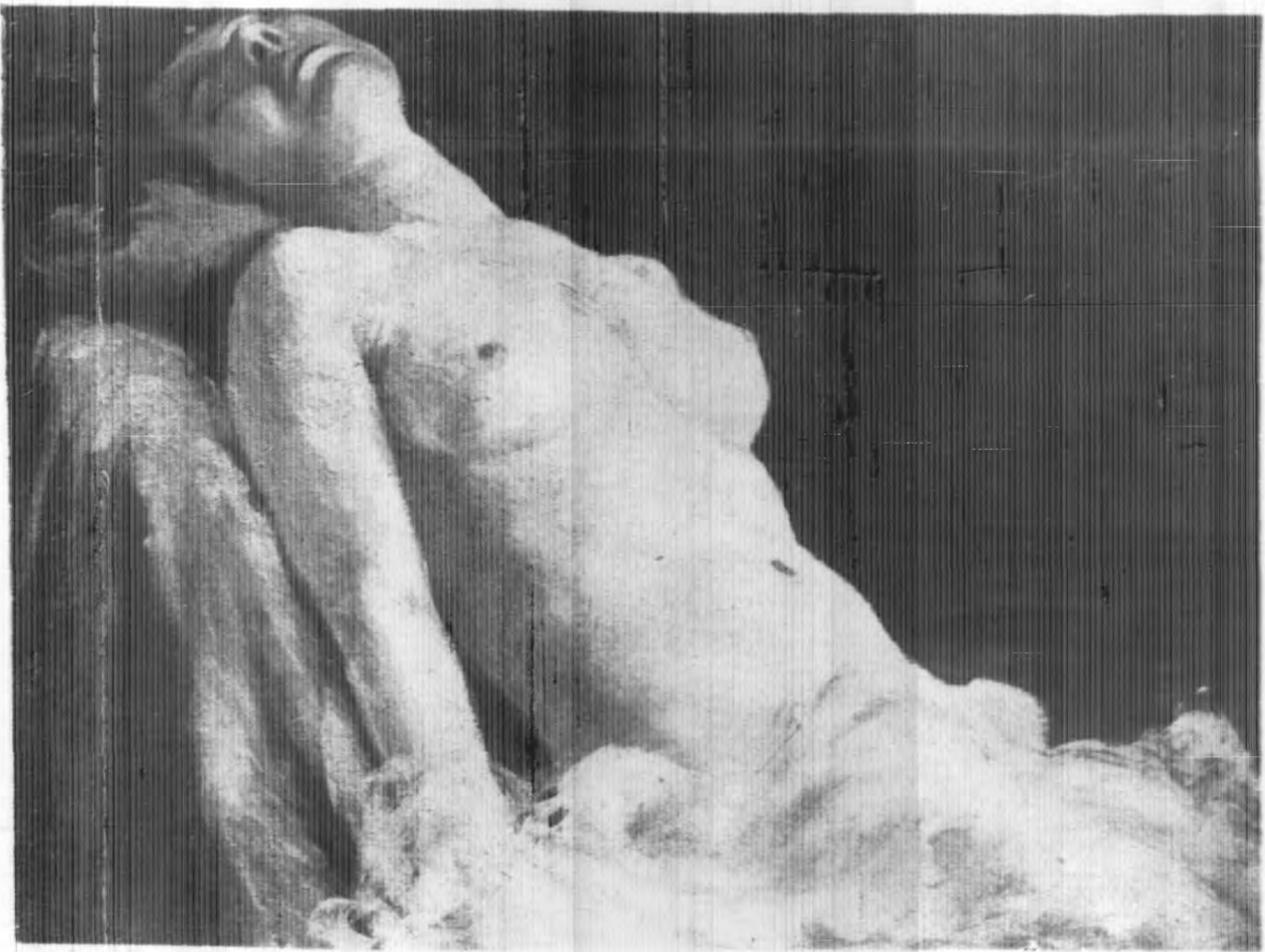
意

欲明瞭中國國有鐵路各情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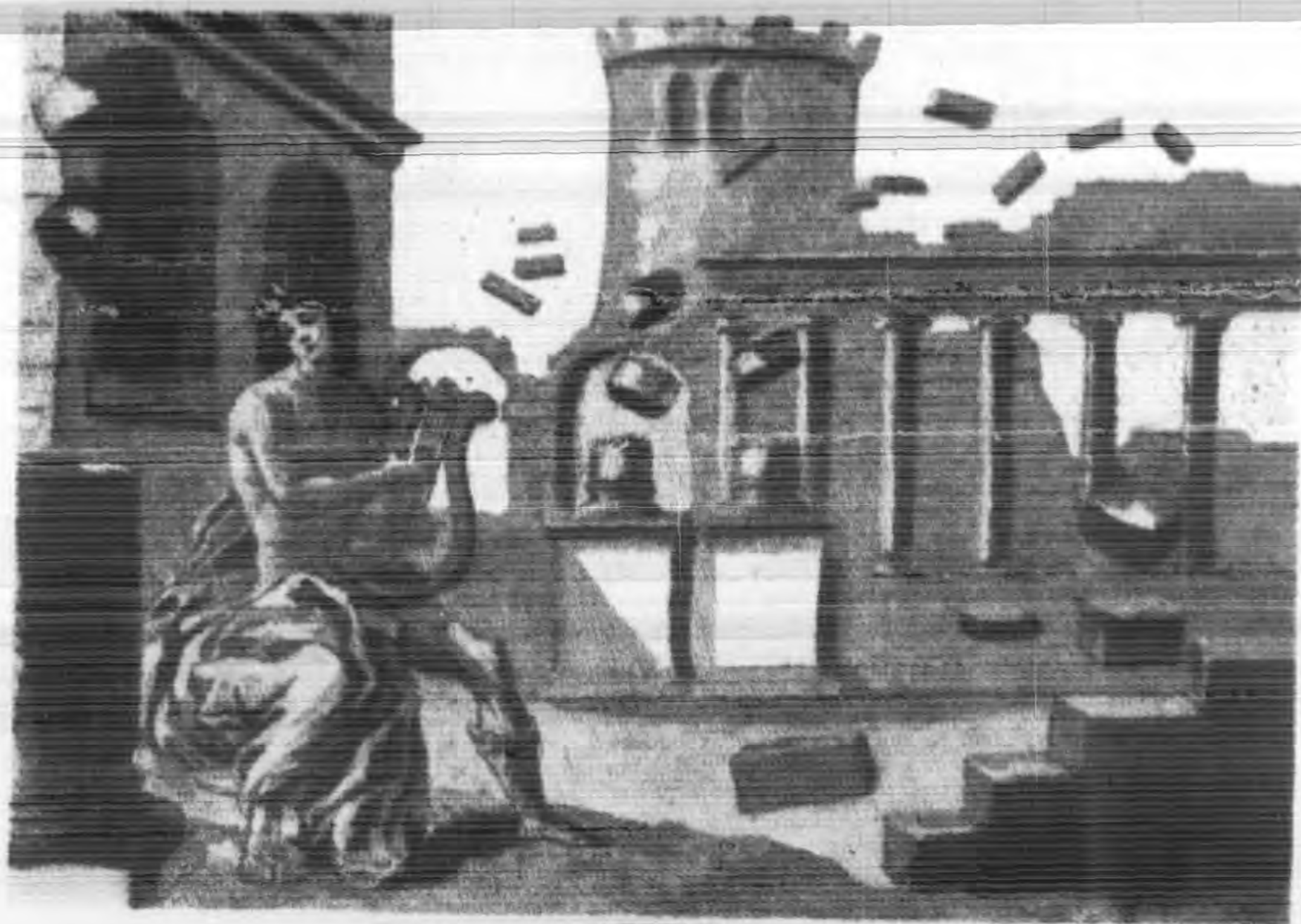
注

北寧線鐵路月刊	北寧鐵路管理局	每三個月九角 全年三元
平漢線鐵路月刊	國民政府鐵道部平漢路管理委員會	每冊四角 全年二元
正大線鐵路月刊	正大鐵路總管理處	每冊二角 全年二元
膠濟線鐵路月刊	膠濟鐵路管理局	每冊三角 半年一元六角 全年三元
廣韶線鐵路月刊	粵漢鐵路廣韶段管理局	每冊二角 全年二元
津浦線鐵路月刊	津浦鐵路管理委員會	每冊三角 半年一元六角 全年三元
京滬滬杭甬鐵路月刊	京滬滬杭甬鐵路管理局	每冊三角 全年三元
瀋海鐵路月刊	瀋海鐵路公司總務處	每冊四角 半年二元 全年四元
隴海鐵路潼西工程月刊	隴海鐵路潼西段工程局總務課	每冊二角 半年一元一角 全年二元
平綏線鐵路旬刊	平綏鐵路管理局	每冊一角 每月三角 半年一元五角 全年三元
隴海鐵路過刊	隴海鐵路管理局	每冊五分 全年二元
北寧公報日刊	北寧鐵路管理局	每份每月三角 半年一元 全年二元
京滬滬杭甬鐵路日刊	京滬滬杭甬鐵路管理局	每份三分 半年二元六角 全年七元二角
津浦日刊	津浦鐵路管理委員會	每份三分 半年三元六角 全年七元二角
平漢日刊	平漢鐵路管理局	每份每月三角 半年一元 全年二元九角
膠濟日刊	膠濟鐵路管理局	每份每月三角 半年一元 全年二元九角

悲
愁



方君璧作



安斐虹以琴聲建戴勃城



大詩人 Paul Valéry 先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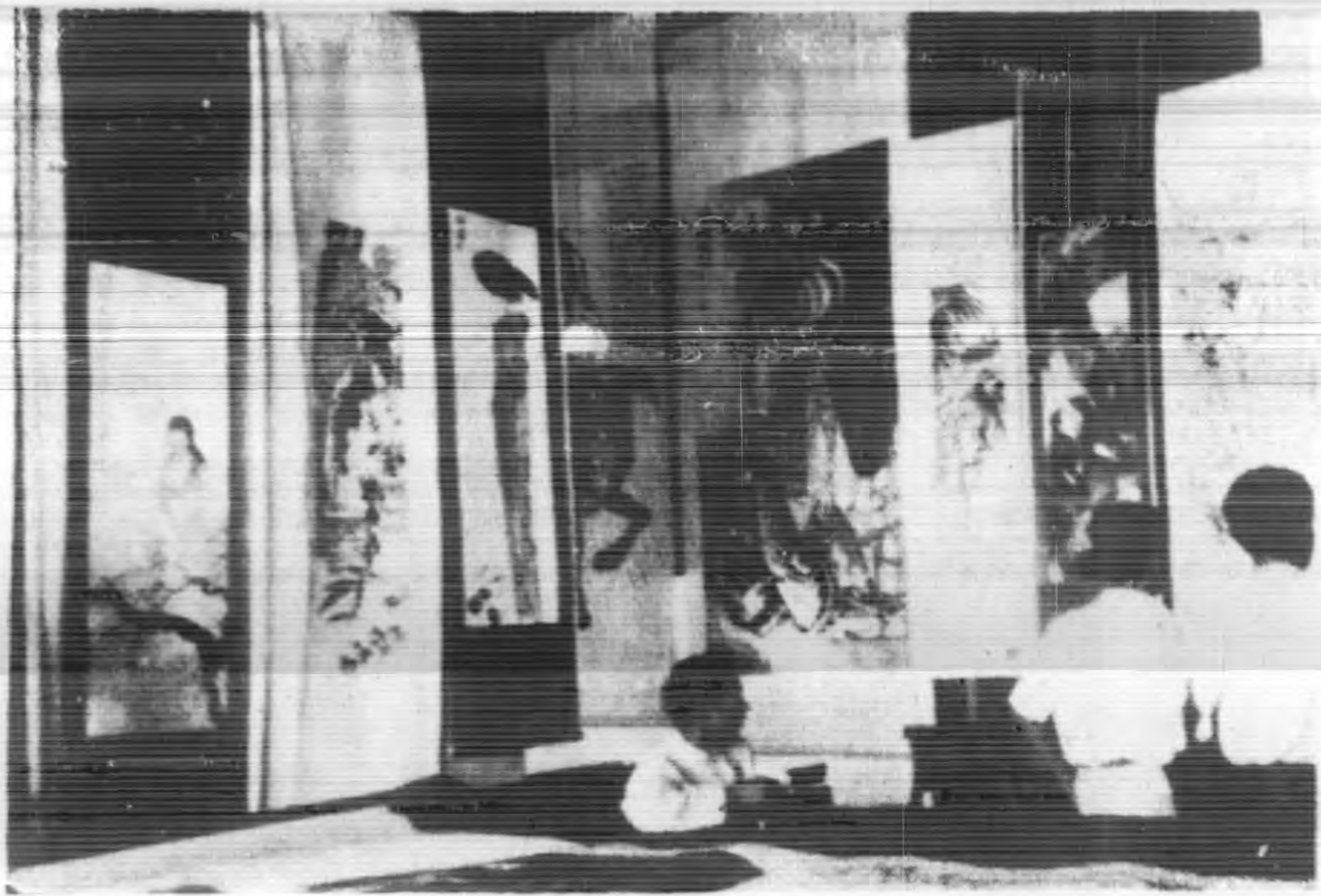
飾安斐虹的 Ida Rubinstein



大音樂家 Arthur Honegger 先生



飾阿普龍的 Henri Fabert 先生



西湖國立藝專學生鄭祖緯君逝世，該校教職員同學開會追悼，并將其繪畫巨作百餘幅，展覽三天。上圖為展覽會場，下圖係追悼會中所攝。不久將刊印專冊，以誌紀念。

安斐虹

Paul Valéry 原著

徐仲年 譯

林，春苔：文藝茶話第三期由你們主編，一個詩人一個藝術家，正真「文」「藝」全備，必定很有精采。三百六十行，行行有分的我，自然要來打水燒茶，爲「茶話」會諸友當堂官，我想把法國愛情詩選譯繼續下去。可是呀，這次與香琳到莫干山來尋秋——不是避暑，因暑天已望見我們而奔逃了；——臨行忽忽。把應當帶的書弄錯了，帶了一本用不着的書！法國愛情詩選譯是有計劃的，祇能中途停止一期。然而，堂官當不成，職業又生問題，如何是好？正在着急，法國寄來一期 *Conférence*（最近的一期），裏面一期，尋到了出路：Paul Valéry 先生的安斐虹（*Amphion*）是值得介紹，應當介紹的。

Paul Valéry 先生是何人？你們和「文藝茶話」諸友中自法國歸來的一定很知道他。我只須向別的幾位簡單介紹一下：Paul Valéry 先生是法國當代的大詩人，大思想家。法郎西（*Anatole France*）死後，國家文學院中他遺下的椅子由 Paul Valéry 先生繼續坐了。安斐虹是他最近的著作，在巴黎 *Opéra* 劇院演過兩次，得了很大的榮譽。這齣的曲子是當代大音樂家 *Arthur Honegger* 先生的作品。演員中著名的 *Ida Rubinstein*。

夫人扮了安斐虹（*Amphion*）、*Henri Fabert* 先生扮了阿波羅（*Apollo*）：這種支配，真是盡善盡美了。

安斐虹是神話中的人物。藝術大神阿波羅給了他一架古琴（*Lyre*），他彈起來；一切的石頭，木材等等受了音樂的感動，自主地舞動，堆積起來；如此，安斐虹不勞而建築了 *Troie* 城。這個故事象徵：「詩」，「音樂」，「建築」有連帶的關係，而皆須有規律。Paul Valéry 先生根據了此意，造成此劇。二六，九，一九三二，徐仲年。

「文藝茶話」剛編就，因此，安斐虹被本刊截留了。

孫福臨

致 *Ida Rubinstein*。

一座山頂上有一個很長的洞，或裂縫；這洞或裂縫自劇場高處直至幕腳，天光從裂縫後面露出。

裂縫的兩邊山上各分兩層：下層遍植大樹：橡樹，山毛榉，栗樹；上層則爲無草木的岩石。右邊峯頂的石塊是半透明的，一束束的三角形石散佈着，有幾塊隱約生光。

兩峯頂上，此處彼處，白雪反映着。

幕場中心有一個池塘，水色深黑。池塘四周躡着無數的花剛石或火山鑄石。幕場深處可以望見一羣無秩序的同類石頭，牠們在下方把裂縫填塞了。

在有林的部分預備着小徑及可以扮演次要的幕齣地位

天上的佈景須摹倣天河：一條星光組成的帶子，和此處彼處幾個明星，其餘皆沉浸於黑暗中。

夜中動物，三五成羣，於半明中跳舞，不久即隱去。

自左自右，男男女女入場，以手勢相問答，分羣走至樹下；他們預備休息，不久隱入黑暗裏。

在靜穆中，人家聽到「星球們的合奏」。

這是很尖而且非人類的聲音，使人猜想是星球很速地自轉的聲音。

在這單調的聲音中，不久分辨出

泉的歌（兒童音）：

我們，泉水，一滴一滴地

哭泣終有一死的時間！

白雪般的淚

緩緩流了一生，

地，賴藉我們表示她的悲哀，
哭，哭，淚直滾入大海。

安斐虹入場。

一短而啞的軍樂或幾聲啞的聲音報告安斐虹入場。安斐虹走進場來，俯身於一野蠻人，或一動物，或一怪物上。他壓住了這野蠻人，或動物，或怪物，逼他或牠倒在自已腳邊，他抽出一柄短劍，將殺死他或牠。

一人聲：

何故？何故？

讓生命去生存……

把死亡交給仙人們罷！

安斐虹伸直身子，拋棄短劍。動物或人連忙逃走。安斐虹呆了一呆，向一個洞或一個不深的窟走去；他卸去了披在肩上的皮，坐下，瞻視有星的天。

接着，他躺下而入睡了。

夢神們

有星的天漸漸黑暗起來。

在黑暗世界裏，夢神們來訪睡者。兩個血色的戰士乘機攻擊睡者。一個怪物把他們吞了。穿奇奇怪怪獸皮的人物，一位銀的君主……

安斐虹在「睡網」中掙扎。

愛情夢神入場（一個幾乎裸體，祇披一大衣的舞女飾之）。她趨前去接近睡者，撫摸他，在他身邊跳舞。但每次安斐虹微微一動，她便飛開了。

女神們

（甲）女神們的入場：

一女神從池塘裏出來，喊道：

女神！

第二個女神在一塊大石上現出，喊道：

女神！

第三、第四個女神好似從樺樹葉中走出

，也喊道：

女神！女神！

這些呼喊要幾乎同時發出。

女神們額上各裝有兩隻小翅翼。

她們立在暗處，但電光照着她的臉。她們聚集一處，手握了手。

〔第一女神〕：我能看見不存在的東西！

〔第二女神〕：我能知道已過去的事物！

〔第三女神〕：我能創設未來的環境！

〔第四女神〕：我呀！祇能戀愛！

〔第一女神〕：姊妹們！美麗的蜜蜂，

服從上帝，點化這世人罷！

〔第二女神〕：他的靈魂在睡的地獄裏掙抗！

〔第三女神〕：他嘆氣着！

〔第四女神〕：他自悲着！

〔第二女神〕：他仔望……

〔第一女神〕：他自以爲生活着！……

姊妹們，留心呀，不要讓過甚的苦痛

在天明前把他釋放了！

快做工罷！

可是，先要驅逐夢的擾亂！

女神們與夢神們戰鬥。

女神們把夢神們驅逐了。戰爭最後的一場便是女神們與愛情夢神很有風韻地交手。

瞻禮

台上完全黑暗。黑暗中，祇有一羣人爲電光照着：安

斐虹用銀色的光。女神們用藍色的光。

(一) 至樂

女神們環繞安斐虹，幻惑他，撫循他，低低歌唱：

神通的催小兒安睡歌

那位甘睡的男子

「夜」照着他，

而女神們

造成了靜穆！

安斐虹更改體勢。他高舉一手，於是一位女神接了此手，吻了一下，把牠放下。

(二) 瞻禮。極尊嚴。

女神們很尊嚴地環繞着安斐虹。一位女神立在他的腳

邊，另一位立在頭旁，其他兩位離身稍遠，面向觀衆。

她們仰首向天，兩臂向上伸着。

〔合唱〕：神聖智慧的，

忠心的女神們，

由我們一手造成的安睡

把此人交給上帝！

〔一女神〕：他純潔的臉上露着多麼聖靈的安靜！

〔二女神〕：這臉上含着讓與明星的微笑！

〔三女神〕：這個光耀鎮靜的身體，好似一座祭台，

好似一方聖石……

〔四女神〕：而他的靈魂失掉了人生之路。

〔五女神〕：他如「永遠」一樣，自己不知自己！

〔六女神〕：現在的他便是未來的他！

他應當呀細聽深淵裏的聲音！

遠遠雷聲。

女神們跪下。

阿普龍的呼聲（呼聲當在戲台中心發現）：

安斐虹！

〔女神們〕：阿普龍！

〔回聲〕（自裂縫低處發出）：阿普龍！

〔女神們合唱〕：在全善的夜的懷抱中我向你

致敬，

你呀，光明的主子！

這是何等的溫柔在黑暗中

聽聞你的有力量的言語！

〔二女神〕：哦，「太陽的原因」，黑暗傾倒

於你面前

而脆弱的人們

在他們夢中想像

一自你手中跌下的燦爛之晨！

〔二女神〕：去訪這世人罷！使他滿心驚喜！

使他馴順的魔鬼聽從你的

最賢惠的聲音，

阿普龍！

〔回聲〕：阿——普——龍！

〔女神們合唱〕：下擊罷，哦，大神，下擊罷

，照耀，大放光明，

用你不朽的聲音，

下擊安斐虹罷！

好似純真的太陽下擊山巔

而使最高的山峯閃閃生光！

下擊罷，哦，大神！來罷，哦，大神！

〔回聲〕：哦，大神！

遠遠雷聲。

照耀安斐虹的光變為金色。

〔阿普龍的聲音〕：安斐虹！：我揀中了你！

在成千的人中，在一切的羣裏，

猶之選擇愛情，

猶之霹靂挑選高峯，

我揀中了你，

聽！

非常的靈魂，聽罷，和迎接阿普龍！

安斐虹戰慄。

〔女神們〕：阿普龍！

〔回聲〕：阿普龍！

〔阿普龍的聲音〕：聽！

賴藉了你，不長生的人類將到處可以見我，

而且我對他們將極慈惠。

我藏秩序的起源於你身上，

我居住在你的最純真的一刻間，

而且，自此呀，

在地面上將完成若干可敬的舉動，

上天的智慧直透這些舉動裏！

我密告你愛爾梅司 (Hermes) 的發明，

我以不可思議的武器授你：

麗爾 (Lyre) 琴！

安斐虹再戰慄。

使處女的琴聲醒轉來，為他去爭勝利！

你必找尋，在緊張的弦上，你將覓到

天神們走過的道路！

於這些神聖路中，許多靈魂將跟隨着
你，

而且無感覺的原料和被媚惑的暴漢

將為麗爾琴的俘虜！

用麗爾琴當你的武器！激發大自然！

務使我的麗爾琴創造我的廟宇

而岩石聞聖名而搖動！

在這混沌中為我救出毀敗的山嶺，

一清早便以一明亮的聖堂內殿獻給我，

須得一滿含祈禱的大城環繞這殿，

而你呢，雙手向我高舉

把我所創造的東西獻給我！

安斐虹！

〔女神們〕：阿普龍！

〔回聲〕：阿普龍！

回聲四擴，把大神的名字拆散或變更了。

〔阿普龍的聲音〕（和緩地）：至於你們呢，

愉快的，

忠信的女神們，

哦，親愛的，哦，敬神的！

哦，智慧的，哦，各不相同的！

愛他罷，保守他罷！……可要明白：於

他，

已無幸福可言，他祇爲我而生存！

我揀中了他，

猶之霹靂挑選了高峯！

低低的雷聲。

女神們起立。她們向安斐虹的脚，手，額吻着。

〔遠處合唱〕 安斐虹，你當了靈蹟罷，

做了靈蹟的可愛的犧牲者罷！

夜，幾乎全黑了。人家可以聽得女神們在黑暗中相呼

〔女神們〕：女神！女神！女神！

天漸明，曙光漸顯。女神們已不見。安斐虹足旁置有

一麗爾琴。將醒的大自然發出混雜的聲音。

鳥語，泉鳴。

重唱泉的歌。

一個半像走獸的人追逐另一個人。此兩人剛下台，一羣羣男男女女自樹林中走出。若干人正在打獵，若干人正在從事不同的工作。一個婦人來汲水。另一婦向水中自照，整理雜亂的頭髮，梳成一辮子。孩子們遊玩或吵鬧。安斐虹翻身搖動。

安斐虹睡醒

這一幕裏，各演員——除安斐虹外——逐漸下台。於安斐虹每次有一動作時，當奏樂和之。

他曲肱而倚，觀視一切。初醒時的朦朧及動作。忽然他起坐，起立，向前走數步，深吸晨氣。他向泉水走下去，長長地飲水。

他舞蹈了，彷彿用以蘇鬆四肢。他一面跳舞，一面靠近他的睡所，望見了麗爾琴。至於麗爾琴的形式，當與斐羅司脫哈脫（Philostate）及其他古代著作家所描寫的一

樣。

安斐虹很驚奇地盯視此琴。他把牠攥在手中，好奇地玩弄着；他朝觀衆前進，執住了琴的一角，向空中舉起，把用金繩縛在琴上的琴槌取下。

I

突然他擊了一下琴。一根弦震動着。弦上發出粗重有力的聲音，一聲霹靂回答了琴音。

一塊大石自動地翻身，發出大聲。

不少人大大吃驚；別的人向台裏逃避，相撞了，起首衝突，重返台前，併命爭鬥。恐怖混亂的現象。安斐虹的驚呆與畏懼。他畏敬地看着麗爾琴。不久他恢復原狀。他重新擊一下琴。

II

第二弦發出一快樂的聲音。幾方石頭無聲地自行豎起，或向着安斐虹滾來。戀人們出台，互相招手，相抱，緩緩離開台前。

安斐虹放下麗爾琴，瞻視牠，默然沉思。

他坐在反映他身影的水邊。

他漸漸想起他的夢。

隱約聽得女神們閉口吟着催小兒安睡歌。

安斐虹起立，懇求上天。

〔不可見的女神們〕：安斐虹！

〔安斐虹〕：誰喚我？

〔女神們〕：你自己！

（唱頌歌地）你應當憶起你自己！

〔安斐虹〕（話白）：

誰與我講話？……我想起……一至尊至大的聲音，

一有聲不見面的聲音在夜中說了……

我會否聽得這些不可避免的言語？

——於黑暗中，

我能否重新覓得滿載奇蹟的道路？

哦，有絕大權威的聲音！

有人說了……有人講了……

彷彿插戴星球的深淵開過了口，

他，好似永遠地
以緘默或以明星
來問這由朝生夕死的靈魂
組成的可憐的人類！

他說過了……那講過話的天
曾經說道：

(用樂器的歌劇)

「安斐虹！」

「我揀中了你！……猶之選擇愛情！」

「猶之霹靂挑選高峯！」

「我揀中了你！」

「我以不可思議的武器授你：

「麗爾琴！」

「麗爾琴當你的武器！使處女的琴聲醒

轉來！」

「務使我的麗爾琴創造我的廟宇！……」

神秘的武器，何種是你的權力！
哦，不引死亡却給生命的偉大的武器！

你呀，你的神聖的聲音

直鑽全球的靈魂裏！

我略略撥動

大神緊張過的你的金弦，

天和地已戰慄了！

而且我分明聽得岩石發抖

好似突然被攔住的女人的皮膚！

我親自看見

人們的怒與愛，

怒與愛由我手中溢出！……

我曾否弄傷、衝撞，

或者誘惑

地球神秘之體？

我曾否不自知地

感動了穹蒼的本質，

感動了那位在他面前
我們空遮蓋我們言動的「人」？

於今呀，我比我自己更有力了，
於今呀，我自己覺得我自己
是奇異和可尊的了，

在我的靈魂裏我不知所從，却做了在我

周圍一切的主子！

於這種情形前

我祇能發抖如一小孩！

阿普龍，阿普龍，我一定服從你！

請你把你所有的計劃寄托在麗爾琴上，

我的指頭變成了神們，

我的心常站於人類的前面！

我將攻擊岩石的紛亂！

我的純真的舉動

將爲不可比擬的建設所隸屬：

山嶺的毀壞，自卓絕的山腰
滾下來的巨物！

阿普龍，我的主神，與我爲伴！

我將追逐工作與美如追逐一戰敗的動物
一樣！

阿普龍占有我的全身，他借我的口發聲

他親自來監造他的廟宇，

而且在「高高的神仙居所」裏

早已計算好一座極燦爛的

應當向人類眼前顯現的城市！

安斐虹重取麗爾琴及琴槌，向天高舉；他將重奏，果
敢而高興地。

他彈弦。

偉大拖長的聲音，盡藝術的能力所能供給的妙音。

全自然震動。回聲四周拋送琴聲。

戲台上人數漸增，皆是聞聲而來的。

安斐虹試彈。此處，音階的產生。

他一手執了麗爾琴，一面跳舞，——一種神聖圓形舞。他立在右邊山峯石下一土墩上。他高喊：

賴藉了阿普龍

建築

全劇需要一全美的排列（動作，啞音表演，音樂），而音樂爲主要：因爲牠指揮着演員及動的物件。

A 第一景

岩石自行掀起，自行移動，或沉動地跳躍，或依斜坡滾下；牠們從觀衆的右邊趨向左邊。廟宇當建在左邊峯上的側面，牠的不可望見的正面大概轉向戲台右邊的裏面。

· 岩石的前進當有極有節奏，極高下參差的音樂爲伴；此樂逐漸有序，逐漸平和。

〔不可見的人們合唱〕：哦，聖蹟！哦，奇景！

岩石自走！大地服從了這位神通，

多麼可怕的生活侵入了大自然！

一切動搖，一切尋覓秩序，

一切覺得有一註定的命運！

B 第二景

建築開始了。廟宇的一部分一部分在山腰中顯出。鰲頭，突出部之剜形裝飾，都在石上，由不規則的側面，漸漸形成清楚的直線或曲線。於是，廟宇的半面像告成。幾個身穿長袍的舞女立在岩石凸處，聚集一方。

至此，穿金衣，戴着代替鬚髮的金冠的女神們入場。很莊嚴地她們排列如廟宇前門的石柱一樣。倘使辦得到，最好她們自左峯高處下降。

〔柱列女神們合唱〕：我們呀，金藪的女兒，

強有天律的保障的，

在我們身上呀，傾側，熟睡着

一位蜜色的神道！……

極強的光。音樂大奏。

C 第三景

全部佈景更換。

山嶺完全整理過了，自山脚直至半透明的最高頂（山頂與前一樣，不過增添有色的光）。滿附着牆壁，方形柱

，平頂屋，迴廊等等。此處彼處，人裝的圖案畫。山峽遠處，可以望見戴勃（Thabos）城的屋頂，城樓等在日光中閃耀着；牠們不動聲色地高昇。

百姓分成若干小羣，每羣圍着一位年長者。戲台中心須空着。

〔百姓合唱頌日歌〕：太陽，神聖的顯現，

向天空運載

智識與生命的火焰，

哦，太陽！

任何人不得瞻仰力之泉源！

燦爛至不可注目的聖面

使我們不能望見大神！

但是你呀，在此你看人世的豐功偉業，

好像呀，自從你的光輝使地球繁殖以來

從沒有像這次一樣！

爲了要收集最純潔的光線，

勝利的安斐虹向你獻給這些石的女仙！

他聚集這些金色的居所，

他爲你建立這些高牆，

哦，太陽！

考察你的廟宇，安置你的火

於廟宇這般精緻的形式上！

啊，自聖額下降的光線是多麼溫柔！

歡聲。

有人喚安斐虹，指廟宇給他看。

〔合唱〕：可嘆賞的安斐虹，接受我們的贊揚

不可思議的偉人，載勃的父親，做

我們的教皇，我們的君主罷！

快請上昇寶座，快請到廟宇裏去，

安斐虹！

大家圍住了安斐虹，爲他穿戴君主的飾品。

尾 聲

當此授職時，女神們：

〔第一女神〕！工作已告成了！

〔第二女神〕：我找尋另一個主子！

〔第三女神〕：已成的東西有甚緊要！

〔第四女神〕：我呀，我只是希望！

女神們隱入暗中。

當「英雄」登廟時，一個遮蓋的女子形式的影子先不知不覺地上場，接近他，交叉了兩臂，阻止他前進。全場佈景漸浸入半黑中。燈光漸暗，音樂亦漸弱。

安斐虹後退。披幕的影子捉住了他，親熱地撫循他，

輕輕地取了他的麗爾琴，她彈了幾下，發出極深奧的聲音，接着把麗爾琴擲在池中。

安斐虹凝視於此影子的懷裏——這影子是愛情或死亡，讓她牽引；此時音樂漸低，奏着一柔和，憂鬱，似親密的歌曲。

幕下。

寫情書也需要學問

孫 福 雲

據說近來的女學生連情書也不會寫了。

譬如說，一位先生寫信給她，倘若這少年並不漂亮，面上有些麻點，家境不甚富有，那是容易對付，不寫回信，可以藏拙，還可表示自己的莊重與高貴。然而這位先生並無缺點，相見幾次，件件滿意，如果不寫回信，怕他因此生氣，而且錯過這美妙的婚姻。照這個情形，這回是不得不寫的了，然而又從何寫起？

睡在眠床裏想回信的文字與格式，想上三天一星期，纔能開手動筆。寫下「××先生」四個字，一看歪了去了，不對，換一張信紙。再寫，「××生」，呵，不好了，「先」字漏掉了。於是再換。

換了七八次，寫了三天一星期，仔細看看，歪來歪去的，連自己也覺得擊不出去。實在是懶得再寫了，沒有法子，裏面有五六個七八個別字。等倒要寫信封，還要化費一兩天工夫。

不要專說女學生，男學生正是一個樣子。
學文字並不專為寫情書，不會寫情書而能應用在別處者，那是求之不得呵。

婚 禮

柔 草

這是一個夏令最熱的時候。

長江中一條龐大的輪船，載了許多情緒不同的人們，平靜地浮在水上，順流下駛。煙囪噴着墨濃的煤煙。突然，一聲猛烈刺耳的汽笛長嘯，船上的人都騷動起來。一羣一羣蜜蜂似的人都往船的外舷擁擠着移動。

這一騷動，可把統艙裏兩個正在談興甚豪的青年警覺。把他們的話頭打斷了。於是，靜生無意識又像自語似的說道：

——「G 埠到了吧。」

——「到了！」李文把頭向窗外探望了一下，又把頭縮回來，「唔，還有幾里路。」

於是，李文又接着談了起來。

——「反正我們的行李簡單，而且都已經檢點好了。你和米可許這段史實，再續下去吧。」

——「我說」，靜生繼續着：「天下事總不能由人所預料

的那麼一樣，像這次，我連做夢也不會想到今日會重踏進這我萬分憎惡的死G埠來。我們雖都是一羣不幸的浮流者，但對於自己曾經受過打擊的地方，無奈離開而如今再重去的話，你怎，那該是多麼殘酷而又難堪的悲劇喲！我現在很難說出她是一種怎樣莊重婉美的姿態，尤其是她那一雙水溜溜撩人的眸子，看起來，總是那麼死釘住人地凝視着。啊！文兄，我在那死氣沉沉的G埠，不幸竟被她的凝視所中傷了。當時，我自己還不相信，像她那樣的人，不到處皆是嗎？爲什麼竟會被她所中傷呢！我這樣帶着創傷自解自慰地放棄了她，離開G埠。你曉得，我自去年這時候離開了G埠，在X鎮住著是在一個暫時比較安靜的環境之下生活着的。而且正在努力於自己所願意做的工作。但這一年來，她的影子幾乎無時無刻不來侵擾着我。到了這時，我才自己深信爲她患着歇斯的里亞的單

癱病了。於是我不得不一切的寫信給他。雖然明知在她週遭環伺着有不少的人，——尤其是她學校理的那位東洋博士王校長。而我和這位博士，表面上也算是很要好的朋友。可是，文兄，你須知道，我在G埠雖住過半年之久，但G埠是一個男女關係極其頑固閉塞的處所，我對於她，那時既沒有機會去和她接近，——

甚至連說話的機會都沒有，但可又每天總有幾趟在街上走着能和她相遇，而且每次碰見了只是交互地四隻眼睛死釘住着個飽。那時我又不願羅曼諦克式地去找機會，或大胆無故地去和她嘗試一次。這因為既是自己心目中所認為可愛的對象的她，從沒有想到過利用一切無聊可恥的方式去追求她的。所以我這歇斯里的亞一發作，竟至不可收拾。第一封信發出去沒有回信，又第二封信發出去……這樣接二連三地寫了無數的信給她，正如所謂海底撈針，不可捉摸……」

靜生說到這裏緊捏着拳頭發狠的抖着：……眼球裏亂射着火花，發狂似的呼吸緊促，他好像被什麼東西重壓了迫得透不氣來似的樣子；最後他又斷續地，聲嘶力竭地接着說

道：

「文。咳！文兄，你——你想，今天到了G埠，萬一再和她碰着了，那是多麼殘酷難堪的事！所以我說不願再踏G埠之門一步。但不幸的是，今天又不知什麼鬼作祟似的把我拉來了。不過，我但願不要再和她碰見才好！」

「啊！這就是你所謂傷心的事蹟嗎？」李文接着「無聊，無聊！而且沒有理由。我以為在新時代中探尋生命的我們，尤其是像你這樣年青地，且正在為真理而奮鬥，何犯着去為這些無聊的事所苦悶！你應該斬金截鐵地把她忘記。這舊社會正待我們去努力殲滅牠，是沒有時間來讓我們閉情逸致地講戀愛的。我們有無窮的希望，我們有光明的前途。忘記她吧，靜弟，聽我的話！」

「是的，我也是想把她忘記。但是，人畢竟是有靈感的動物，靈感一受了創傷，怎能就無故地恢復常態？我還告訴你，我也未嘗不知道那樣無意義的懷念她，是最傻不過的表現。我并且在給她的信上也曾說過，

她是一個在舊社會意識形態的牢籠裏顛着顛斗的弱女子，她決不會勇敢地來體認她自己客觀的存在，去尋求活的生活，她僅有一種幻想將來是要如何美麗的夢境。然而，她也只是期待、希望，彷徨。所以，結果她不被舊社會奪去，就要滾到洋槍輪林文流的士大夫懷抱裏去的。我并且又想，這樣的女子，我就作算聽得了她，不仍舊是空虛嗎？」

「對呀！」李文拍着靜生的肩膀，眼中發射着無限的歡欣，「靜弟，你這種想法才是正確的。好，忘記她吧，讓她下地獄去！爲真理而奮鬥的青年，是該勇敢果敢地站在新時代的浪濤之前去爭鬥的！靜弟，以你的信心和努力，我敢斷言你不會沒有發揚光大的一天。把一切無聊地沒骨氣的事都丟開了吧。所以，我這次約你來正是爲此，青年時期是人生一個最危險的時期，一個人的向上或墮落，關鍵完全繫乎在青年時期的動向如何而定。我希望我們這次所計劃的事業，能夠在萬方多難的惡環境之下奮鬥出來！同時，也希望藉這機會來陶冶你青年現階段的苦悶心情，鍛鍊鍛鍊

你的精神！」

又是一聲怪叫刺耳的汽笛船已到埠正在靠碼頭了。船上又是一片紛亂的騷動。……

靜生又踏進G埠來了。一切景物都仍舊如前一樣地平靜無事。只是他心裏有一塊石頭似的始終落不下來：「不要再和她碰着了呵，天！那是多麼殘酷難堪的事啊！」

「靜弟，」李文把他的神經思潮打斷了，「我們先搬到東大旅社老劉那兒去吧，他在等着我們，這是我們預先約好了的。假使來得及的話，我們今天就一夥兒搭第二班快車前進。」

「自然」靜生決然地回答，「我真不願再看G埠的一草一木，走了不更痛快點嗎？」

他們說着已經到了東大旅社。大門口沿街停着十幾把包車，而每一把車上都插着一方紅綢小旗，上面寫着「王府喜事」四個大字。

靜生現在只有一個念頭：就是不僅一分鐘都不願勾留

在G埠，同時，更不願遇見以前所認識的人。但爲了G埠是去X地的必經之路，且在G埠爲了他們所計劃的事業進行尙有許多事要做的，而況他們已約好了自己團體裏的人先在等着分頭進行。所以靜生這一下縱令怎樣不願勾留一刻也是無可奈何。這決不能因他一點小事，就妨礙着團體的行動。

他倆個並肩走着。

「怎麼，這巧今天這旅館裏又有人舉行婚禮嗎？」靜生無意識地說出了口。

「國難當頭，」李文滑稽而又諷刺似的苦笑着應道「不正需要趁在「長期抵抗」時的青年「忍痛結婚」多製造些中華大國的「民族英雄」來，設若和日本一陣竟打殺完了，豈不是又有繼續執行「長期抵抗」的人了嗎？」

「哈哈！」靜生也笑了「你這話說得真對勁！」

這時，他倆個已走進了旅館的甬道。只見許多人穿棧似的忙着跑來跑去。猛然，迎面來了一位穿西裝禮服的青年，頭髮梳得光亮，左胸前佩了一朵大花，下面還緊接着

有一條紅綢小帶，上面寫着「新郎」兩個字。靜生一看到這位新郎的面孔，不禁一怔！真是不願見面的人，偏偏會遇到。

「靜生兄！」新郎先招呼着他。

「哦！原來是米司特王！恭喜！恭喜！」他們已經握着手了。

「哎，不要客氣，你從那裏來的？」

「剛到，是從X埠來的，」

「好，你是住在這旅館裏的嗎？真是再巧沒有，」新郎說着又望了望自己左胸上佩着的大花，驕矜似的，「回頭就請來觀禮吧，恕我不再送帖子。」

「那裏，這是你一生最榮幸的婚禮大典，兄弟應該先送一份賀禮，只是，……只是時間這麼急促！」靜生說着有點狼狽起來，不知要怎樣應付下去才好。

「不！」新郎接着「不必客氣了，我們是老友，回頭一定請來觀禮。哎，我很忙，靜生兄，就是這麼說吧。」

「只是不趁禮而吃喜酒，未免太不成話了吧！」

「咳，我說過了，是朋友就沒有什麼客氣。我以前還打算寄帖子報告你，因不知你的地點，所以就丟開了，你這回來了真是再好沒有。我很忙——」新郎說着又向另一個正忙着陪客的人喊道：「米司特張，這裏又來了一位客，請招待招待。」回頭他又向靜生「請先到客廳裏去坐坐吧。」新郎說完，把手一鬆，就急急的忙着走了。

而李文早在他們那談話的時候，就到伍十二號老劉房間裏去了。

靜生這時宛如失去自由被那位姓張的招待陪到客廳裏來，這時，廳堂滿坐着賓客，男的衣服楚楚，女的花枝招展，……滿廳香噴噴地，四壁掛滿了喜幛，賀聯；當中香案上擺滿了銀盾，銀杯，銀瓶之類的賀儀。……賓客們歡天喜地笑着，談着，吃着瓜子，滿廳舉舉綽綽地響着……真是一個快活世界，人間的一切苦痛悲哀，在這個場合好像竟沒有絲毫存在的可能。只有靜生一個悲苦地想着：「不要再和牠碰着了呵，天！那是多麼殘酷難堪的事呀！」正在這時，廳外走進了幾個男賓，一見着靜生都一擁

上前地，有的握着他的手，有的拍着他的肩。……

「你幾時來的？」

「我正在紀念着你！」

「你真像一條活龍，不料今天你又來了！」

「老五又多了一個客，等會行禮的時候，又多了一個會演說的人了！真巧，真巧！正好我担任司儀，我一定要請你演講。」

他們幾個你一句，我一句，把個靜生弄得竟有些糊塗起來。結局是他鎮定了一下之後，才認清這幾個人都是以前在G埠社會上活動的青年，大概無非都是地方機關職員，教員，新聞記者之類的人。因為靜生在G埠曾有過半年多時期的住留，所以都認識了。

「真料不到，」靜生說着「我今天還有重來G埠的機會！同時，更料不到米司特王又有這麼一回天大的喜事；而尤其巧的是，今天一到，就住這旅館，正好米司特王又在這裏舉行婚禮。我一進門就碰着他，一步沒停地就被招待到這裏來，可巧又碰着你們這些老朋友！只是時間太急促，我一點禮物都沒有送，參加婚

禮，到無所謂，只是白吃一頓喜酒，可就覺得有些難過，唉……」靜生說完不勝其抱愧的樣子。

——「不！婚禮是要熱鬧的。我以為客愈多愈好，你來得真巧，不見得密司特王會說你不送禮而見怪你的，——

——」一個滿臉笑容的青年說着，又翹起了大拇指接道：「新娘是G埠第一個美人兒！又能幹，又漂亮！和米司特王配起來，可說真是「良緣夙締，佳偶天成！」等會你看了保管你要稱道是一對璧人！哈哈……」

——「哈哈……」
——「哈哈……」

大家都笑了，靜生也跟着笑了，——不自然的笑。

靜生一面和他們應酬着，一面心裏仍然有些着慌：「不要再和她碰着了呵，天！那是多麼殘酷難堪的事啊！」

他也沒有餘暇去想像新娘究竟是那一個「美人兒」了。

正在這時，只聽到街上一陣陣猛烈的金管樂的樂聲，全客廳的人的心絃都緊張起來。

——「新娘來了！」
——「新娘來了！」

不知誰發狂似的喊出了這兩句，滿廳的人潮似的都向廳外湧出來。

——「來了！來了！」

婚禮在全廳人們血脈緊張的當中開始舉行了。

靜生和一般男賓夾在新郎的右斜方立着，他心裏又有一點着慌：「不要再和她並着了呵，天！那是多麼殘酷難堪的事啊！」

新娘頭上披了一幅極長的薄紗，把頭低垂到令人看不見她的臉孔。右手不自然地挽着新郎的臂膊，左手抱了一束大鮮花。新郎則昂然地挺立着。一切換首飾蓋印等手續完畢之後，司儀叫着：

——「證婚人致訓詞。」

於是全場靜了下來。只聽道：

——「今天是新郎和新娘的婚禮大典，我雖以證婚人的資格來說話，其實也是和諸位來賓的地位一樣，不敢說是訓詞。但我可相信，新郎和新娘都是最有為的青年份子，而且都在從事教育事業……新郎是日本留學生

，而新娘亦是××女中的高材生，現在，你們以同事的關係，進而互相戀愛，而到今天的結合，可說是現代文明結婚最好的模範，並且可以建設一個新式文明最好的模範小家庭……我以萬分熱烈的心來敬祝新郎和新娘的前途幸福！」

於是一陣雷鳴似的鼓掌。司議又叫着：

「來賓演說。」接而又喊道：

「請靜生先生演說？」

靜生這下可不知怎樣才好。但司議的既叫了出來，只好紅着臉狼狽似的走出來和司議以及其他來賓互相推讓了一回，於是他硬着頭皮走上台去。他照例地向下面鞠了一個躬，正要抬起頭來的時候，順帶就望了望新娘的臉孔。但這不看猶可，一看可把他怔住了！一陣悸動轟地在他全身遽烈地進行，血壓一緊，頭一昏，他幾乎快要栽倒。但他努力支持了半分鐘光景，精神好像恢復了一些常態。他心裏似乎已明白了什麼的樣子，「哦！原來所謂G埠第一個美人兒就是你！就是一年前會經常凝視着我，因此我就如受了毒害似的爲你發生過單思病的你！」他臉上露到

熱刺刺地難過，突然，李文在船上和他的談話在他腦子裏一映：「……這舊社會正待我們努力去燬滅牠，是沒有時間讓我們閑情逸致地來講戀愛的。……忘記她吧，把一切無聊沒骨氣的事都丟開了吧！……」

新娘也下意識地看到一個人走上台來許久不說話，不知是何原故，於是也略微把眼睛瞟了他一眼，她也不覺一驚：一年前的舊事也在她記憶裏復活起來。她想起一年前接着一個面熟而未談過話的人的許多信，不正是目前這個在上面呆立着滿臉泛紅的狂人麼？於是，她又記起了那信上的兩句話來：

「結果你不是要被舊社會奪去，就要滾到洋翰林之流的士大夫懷抱裏去的！」

全堂的人看着靜生走上去一聲不響地望着新娘發呆，幾千百隻眼睛都注射着他，好像是說：「這個人怎麼這樣無聊呢！」

靜生把精神鎮定了之後，可他一雙眼睛仍發射着火花，突然，他把咬緊的牙關一放，全場的沉默空氣震動了。他開始說道：

「米可特王，米可許，諸位來賓：兄弟今天是剛由X地到這兒來的。一下船就住到這旅館裏來，正巧有這麼一場天大的喜事！事前我完全不知道，所以一點禮物也沒有預備。真是抱歉得很。」靜生咽了一口氣又接着「可是，我雖沒有禮物來表賀意，但我帶來一顆祝福米可特王和米可許的熱烈的赤心！我對於這場天大喜事賀意的誠摯，是決不弱各位來賓的。」

大家才知道這位怪人是不速之客，一聽到說「決不弱于各位來賓的」這句話，于是全場的人都特別注意起來，靜待着他的下文。

「不過，兄弟是不長于辭令的人，我不知道要怎樣才能說出我對於這場天大喜事的歡欣來。好吧，我就隨便說說我參加這婚禮的感想，作為我送給新郎和新娘的禮物。——可這話說來未免有點滑稽吧？——不，我卻覺得很有意思。平常，一般在婚禮中的祝詞都是千篇一律的怎樣「花好月圓」，「天作之合」一類的老套話。但我現在所要說的是我對於現代在這個嚴重的時局下結婚的客觀感覺的素描。

「這次新郎和新娘千載一時的大好喜事，與其說是結婚，我覺得毋寧說是一幕社會戲劇的表演。莎士比亞曾說過：「宇宙是舞台，人類是俳優」，這話我覺得是深深地體味了人生各面的結晶！諸位，你看，我們不妨說，現在我們不正表演着一幕戲劇嗎？新郎和新娘是主角，我們都串着配角了。我們又不妨說，在今日這個小小天地的一角，正是一幅世界人類喜怒哀樂的縮影。」

全廳的人心絃都在緊張着。靜生的面色已由泛紅而轉入慘白了。他繼續以強度興奮的神經再緊逼一步挑撥似的說道：

「在這婚禮中，所有參加來觀禮的人，我們不要說大家都是「春風滿面」，其實都各有生之感慨，各有不同的異樣情緒，正所謂不必都是「皆大歡喜！」

「但在此刻的新郎和新娘，無疑的可說真是大可「登泰山而小天下」，是人生最幸運，最歡快的一瞬。至於新郎和新娘的父母，看到自己的兒女有這麼一場熱鬧繁華的今天，都會說「兒婚女嫁，夙願已了」

，於是，也就不禁笑逐顏開。來參加婚禮的賓客們，能大吃一頓喜酒，又能夠飽餐新娘的秀色，又得大開一次新房，於是也就開懷暢飲，樂而忘倦。旅館老板，因此可大進一筆生意，以及茶房和所有的下人們可藉此多討幾個喜錢，……可以說，今天這次婚禮，是一幕大大的喜劇。」

全廳的人都抿着嘴笑，女賓們則把小手巾掩住了口。

只聽靜生又抬高了嗓子說道：

「但是，也許新娘想到今晚不可避免地要受到第一道破身的痛苦，將來懷孕的累贅，孩子的麻煩哭聲，家事操作的勞苦，……新郎也許會想到從今天起，已經是有妻子的丈夫了，別的女人不好肆意亂看，以及家庭負擔的增大；而且將來生了孩子，再一回到今天的愉快……自當不勝其人事滄桑的悲感。還有，新郎和新娘的父母，看到兒女們熱鬧的今天，或會連想到自己當年結婚時代的景況，而現在鬢髮斑斑，撫今追昔，自亦不禁時不我與的感慨。還有，在來賓當中，或亦有尚未結婚的青年男女，眼望着新郎新娘這無上

歡欣與尊榮的今天，也許會由羨慕而自怨自艾吧？還有，在今天的來賓當中，也許有正在戀愛的途程上進行的青年，而又在各種不同的環境阻礙之下受到悶迫的苦痛，眼望着新郎新娘這無限美滿的今天，將不知發生怎樣的感慨……愉快呢，抑是悲哀？這樣看來，可以說，今天這個婚禮又是一幕悲劇了。也可以說是喜劇的悲劇。」

全廳的人聽了都好像着了魔似的感到輕微的悲感，有的垂頭吟味；有的把視線逼視着他。而新娘卻好像覺到說破了她的秘密似的愈是羞得滿臉通紅。靜生的精神愈說愈加興奮，臉色愈加慘白了。但他還沒有結束的樣兒，他一手手指點着廳內的週圍再放聲說道：

「諸位，你看：四壁掛着這許多美麗的喜幛，案上擺着這許多雪白的銀盾，新娘天仙似的披了薄如蟬翼長而又長的輕綃，新郎氣宇軒昂的俊秀，男賓們喜溢眉宇，女賓們花枝招展。廳外花團錦簇，前面還有一個明鏡似的大湖，還有，遠遠地山色如黛，白雲悠悠地在天空浮動，……啊！這些景物，不僅是美麗極了，

而且富有詩意，我們都在這詩意的包圍中陶醉了。可以說，這次婚禮，又是一幕詩的戲劇。」

個個聽着臉上都現出得意的笑容。但靜生又接着說道

「不過，兄弟個人卻感到有點滑稽。我連做夢也沒想到今天會重來G埠，卻又正巧竟碰到這一場天大的喜事！而且我還做了上賓，并得和諸位來賓見面，同時又講了一大篇近于滑稽的說話。在我個人，實在覺得有些滑稽，而尤其滑稽的是，我竟一點禮物都沒有送就來參加米司特王和米司許這個隆重的婚禮大典！這真是滑稽而又不恭之至的事了。何況，明天兄弟又要走，真是「明日隔山岳，世事兩茫茫」了。所以，今天這場奇遇，在我看來，也許是一幕滑稽的極劇吧？」

靜生說着音帶有點哽咽。大家聽了也感到大不快意。

新娘的頭愈加垂低了，上半截身子幾乎完全倒在新郎身上

。但興奮的靜生那裏會覺着呢，他是太興奮了。他不顧一

切地放任其過度興奮的情緒繼續說道：

「我們不妨把話頭再扯遠一點吧。今天我們在這裏參加這個盛大的婚禮，被一切歡樂事象和愉快的氣氛所籠罩了。不但世上的一切悲哀苦痛難得侵入，就是想像也不會去想像了吧？是的，那些事體是不應該在今天去想像牠的。可是，世界是一切喜怒哀樂的綜和，我們現在在此地歡欣起舞，然而在別一個處境的人們，也許正在以淚洗面吧？古詩說，「只見新人笑，那聞舊人哭」就是這個意思了，諸位，你看，現在擺在我們目前最明顯的事實是：東北的民衆正在日軍的蹂躪之下顛沛流離，全國到處在鬧着破產和飢饉的恐慌，戰爭恐怖繼續在各地醞釀與擴大，到處在死亡與燬滅的危機上急速行進……全世界也被整個資本主義的經濟和政治總的恐慌狂潮所動蕩。全中國在騷亂，全世界在破落……整個地球都好像到了天翻地覆的前夜，中國尤其到了這狂風暴雨迫在眉睫的前夜了！我說，我們是人，是不能離開社會而獨立存在的人，那末整個社會陷于這騷動破落的狂潮浪濤之中，我們將憑什麼不捲到這浪濤的漩渦裏去呢？所以，問題就在這

裏，捲到這浪濤漩渦裏去了的人，將是被牠所淹沒呢？抑是要掙扎着追上這浪濤之前？我覺得這是目今一班抱宿命論的人們，他將無可懷疑地付之腦後的。然而，任你怎樣不管，到頭來也將使你無法避免地走上沒落的一條路，一切美麗的幻夢都將要破滅！

「米可特王和米可許都是最進步的青年，米可特王是我的老友，我知道很多，而米可許也似乎頗為熟識，好像也是一個在社會上活動的份子。那末，我敢相信，你倆都會深切地體會這時代的意義來把握其核心，從此共同勇敢地開拓自己的新生活，展開無窮希望的前途！這樣，兄弟以最熱烈而誠摯的心願，敬祝新郎和新娘偉大的將來！」

靜生以最興奮的語調結束了他的演說。全場默然。但在靜生說完退下來的時候，低垂着頭的新娘又下意識地瞷了他一眼，突然，她挽在新郎臂膊裏的右手本能的抽了出來。一年前這位狂人所給她的信，又浮在她的潛意識裏——她又憶起那兩句話來了：

「結果你不是要被舊社會吞去，就要滾到洋翰林之流

的士大夫懷抱裏去的！」

她輕微地移退了兩步，渾身軟洋洋似的，幸好她左手抱的那束大鮮花沒有掉落下來。

司儀又在高呼着「來賓演說。」

這時，靜生已退到男賓羣中來了。蓦地，一個茶房在他後面輕輕地說道：

「先生，五十二號的李先生請你」

於是靜生沒有和誰打個招呼，他冷冷地一轉身就出了大廳。

「萬事俱安！」李文看見靜生走了進來先笑着說：「不必等到明天，現在正好趕搭第二班快車。東西已由老劉帶去先到車站買票去了。我們就走吧？」

「走！」靜生決然地不遲疑的答道「馬上就走！」

於是，他倆個出了旅館。只見夕陽西下，天際滿溢着紅霞。半個銅盆大的將落土的血紅的太陽，發射着萬道光芒，照耀着這個世界遍地皆紅。

這邊，旅館裏的婚禮已畢。幾十樣人正在興高采烈，猜拳行令地大吃喜酒。他們也忘記了剛才那個說狂話的怪

客，就做主人的新郎也忘記了。

只有新娘一個獨自垂頭地呆坐在新房裏，誰也不知道她腦子裏在轉些什麼念頭。

一九三二，七，卅一，脫稿于姑蘇。

方君璧女士畫集

靜子

中華書局新近出版「方君璧畫集」一冊，用玻璃版精印，絲線精裝。中有油畫十二幅。歐洲批評家說：「方女士一面學西歐畫法，一面仍保存自己固有之天才，與中國畫飄逸之神態，瀟灑之筆意，此乃女士既具之個性，一掃向來模倣之弊病。」

大陸雜誌

第四期出版

中國教育問題

論美俄同盟及中國外交

認識論的多元論

蘇俄的宣傳機關

天空之無極

上海女性犯的社會分析

詩經裏女子選擇情人的基本條件

土葬風俗源流考

蔣先生的日記

歌德詩三首

李書華

毛以亨

張東蓀

俞慶賚

陳範予

劉請於

任靜之

婁子匡

章鐵民

河南路南京書店

法國名人訪問記

曾仲鳴

教育家奧洛夏 (Honorat)

白呂狄耶街二十九號 (39, Rue La Palletter)

是一所古舊的高屋，屋前兩扇大門，進了大門，左邊是門房，一位又大又胖的老太婆伏在桌上，已經睡了。我以指叩窗，她忽驚醒，舉頭看看我，兩眼朦朧，尙在那裏發夢。我就問她道：「前總長奧洛夏先生，住在那一層？」她茫然許久，如未聞知，再停一會子，她以手指指耳朵。我又高聲問道：「前總長奧洛夏先生，住在那一層？」她已聽見了，她也高聲答道：「第五樓，樓梯的右邊。」

我已到了四樓，仰首望第五樓，是一層矮而窄的房子。我停止想想：大概看門的女人說錯了罷。然而第四層掛着「國內轉運公司」的招牌，不是住家，我只好再攀登一層，立在一扇小門前，既無電鈴，又無姓名標記。我只好用力叩門，叩了許多，始有一個老

年的女僕出來。我給她看看奧洛夏先生與我約會的信，她就領我進去，直接進到奧洛夏先生的辦公室。奧洛夏先生坐在堆滿書札文件的長棹後，他的面孔爲高疊的書報所遮，幾乎看不見。他的旁邊排一小棹，一位女書記拚命的打字，奧洛夏先生見我到了，他就對我說：

「請你稍爲等一下，我即刻辦完事了。」

我到時是四時半，我見他一面和我閒談或吸烟，一面翻閱文件，一面又念誦許多覆函給書記抄打。他的口，發言沒有停過，他的烟也吸着沒有停過。到了五時，到了五時半，他的公事完了，他與我開始作正式的談話了。

奧 我們時時見面，今日你特意要來訪問我，你想我說什麼呢？

我 請先生告我以先生現今所主辦的大學區 (O.H.S. Univ.

（M. P.）的情況。

奧 你曉得我們創設大學區的目的麼？我們以為若要世界和平，先要人類能互相了解，互相認識。我們若要人類能互相了解，互相認識，先要從人類的教育與友誼的聯絡着手。現在巴黎大學有學生二萬六千一百零八人，其中一萬八千八百九十三是法蘭西學生，七千二百十五人，是居留巴黎的外國學生，就是說：每四個學生中，有一個是外國人。

我 這種數目，是不是年年加增呢？

奧 當然的。一九〇〇年留學巴黎大學的外國人，只有一千。歐戰以前，已加三倍，一九二六年，增至五千七百三十七人，如今有七千二百一十五人了。

我 各國派來巴黎大學研究的學生數目，也是年年加增麼？

奧 是的。好像瑞士學生，一九二二年留學巴黎大學的，只有一百一十七人，如今已有二百四十二人了。好像英國的學生，一九二二年，只有一百五十九人，如今

已有二百四十二人了。其他各國，如美，如德，留學巴黎的學生數目，都是年年增加，至於中國的學生數目也年年增加呢。

我 現今先生所主持的大學區已大有成績，是麼？

奧 固然不能夠照我們的希望，而得到偉大的成績。但是我們努力做去。已日益發展了。比，英，美，瑞，日本，西班牙等國，都在大學區建有寄宿舍……此外，尚有公共的閱書室，藏書樓，飯堂，遊戲場等。各國學生藉此可以聯絡感情，交換智識，將來大家都是朋友，既是朋友，便能以相親相愛的精神，易替相仇相妒的心理了。

他說完了話，領我觀看他十數年以來所搜集的古玩。其中有中國由古墓掘出的木偶象牙，所雕的印度佛像，有希臘的愛神，有南非洲的泥人。他笑而告我道：「他們在這裏日夕相處，情同手足，我希望世界的人類，將來也能夠如此團結起來呢。」
中國亦指定一塊基地，但尚未建造。

秋 宵

劉 平 格

一九三二年的春天，從蟄居快半年了的鄉村的故居，又來到這我一向鄙棄久欲離開而終不時回來的所謂故鄉的城市，——我生長的地方。每次都是在未回去之先是有一種熱烈的懷念的情感直到住了三幾個月，便使我在在都覺得厭棄，朋友間的虛偽，社會上的欺騙，種種都裸陳在面前，不快和滿恨不能立刻便離開了，並且賭咒發誓永遠不回去。待到飄流到夠了，又不免欣然的跑了回去，再受一次重重的刺戟，又逃了出來。照這樣已不知幹了多少回了。這次當然又是這個樣子。

在去年的春天，我是帶着一腔欣慰、煩愁、歡樂、苦悶的種種不同的雜亂的情感，從九江，南昌等處跑來跑去的，終于飄流到了上海。然當到那兒是躊躇滿志的有很多的計劃，及至一到那兒才陡的同冰了一般的冷了半截。在這兒——萬惡的資本化的海上，一樣的受盡了人間的訕笑，侮辱，受盡朋友們的欺騙同蔑視，物質的窘迫層層的逼

來，使人沒有換一口氣的餘暇。所得到的只是悲哀，寂寞，孤獨，迷茫，空虛。但有一樁可以安慰的，便是這十年飄泊的憔悴之心，有了個穩固的歸宿，疲乏的精神，有一點愛之醇醪來浸漬，雖說肉體生活是那樣的缺乏和恐慌，究之精神是有了不少的愉快。過去的一些殘酷的悲痛的回憶總算暫時被忘却了。

雖然，畢竟是擁抱接吻的熱情，敵不過飢寒窮苦的交通迫。於是這一幕殘酷的悲劇，終被演成了。

切記得是一個深秋的晚上，亭子間中昏黃的燈光，映出愁慘的背景。我們是剛剛吃過晚飯，C君是靠在那隻被朋友們稱為唯一的沙發的番布床上抽香烟。她則靠近碗盞凌亂的桌上洗臉。這是多謝C君，因為說我要走了，不知從那裏借來兩張法公園的拍司，叫我倆到公園去遊一趟談談別情，作這一次離別的記念。這時我是破例的喝了不少的酒，乘着酒興要到那神秘之園去作最後的留連。如是匆

忙的梳洗了一下，套上一件半舊的秋衣，我們攆下了C君，走上去公園的道上。

街路是疏落的放着怕人的幽暗之光，秋風吹着兩旁的樹葉沙沙的作響。雖說是黃昏得不久，然而寂寥畢竟佔領了這以幽靜見稱的英租界的秋之夜街。遠遠的一輛汽車疾駛過來，放射兩道閃耀怕人的燈光，嗚嗚的叫着驚心動魄的笛聲，暫時打破了這岑寂，但結果却愈顯得淒涼，老遠賣湯圓的嘶着半咽的悲聲，在愁人的耳中，幾乎擠出了眼淚來。

她故裝着高興的神氣，——其實恐比我的心裏更要難過吧。右手插在我的左腋下，拿頭緊靠着我的肩胛，足下趕着我的脚步，合拍的開闊的走着，我倆都不約而同的丟開了快要離別的愁煩，快樂似的幸福的走在這寂靜的淒涼的夜街上。

本來離我們居處不遠的法公園，又在這離別前如駛的辰光中，一剎那間便到了，我退一步讓她走前，我隨後的從巡捕的輕蔑中，那狹門裏逃了進去。

夜公園是比較得益發覺得靜寂了。幾盞燈光從厚大的

樹葉子裏透出駭人的光來。隱約的在幽暗的遠處的樹林裏，山石畔，黑魃魃的有無數的幽靈，惡魔在伸着頭張大着口在期待着吞噬我們。怯弱的她駭異地忽然停止了前進，拉着我說：「蘋！怕，我怕……怕得很呢！」

她的頭益發的貼緊了，深埋到我的胸前，手更捏得緊緊的，渾身就好像顫慄着。

「不怕，不怕！有我在呢！青，……不怕好了。」我採取安慰小孩的口吻強笑着說。一面用右手緊抱着她，拍着她的胸前。

「回去吧，我想回去！我很怕那前面呢！黑魃魃的——」她又小孩似地更貼緊了我，哀憐似的說。在慘淡的燈光下，她失神似的臉上，露出驚疑的目光。

「好！回去吧。」我雖然笑着，但這樣帶着責備的口調裏自然有了掃興的神氣，她只不則聲的靠着我掉轉身去慢慢地走着。我也仍然圍抱着她。忽然那邊大道上走出一個人來，她撒嬌似地趕忙捧開了我的手，走向那邊大道去。這未免使我一楞，但經她說明是因為這邊路燈明亮的光引誘着她。而且前面却正走着一對緊摟着的年輕的漂亮的

戀人呢。

在一條筆直的水門汀鋪的寬長的大道上，兩旁濃密的樹陰，斬齊的排成一條巷。交叉着大而且厚的樹葉，正覆在我們的頭上，這裏電燈比較光明點放出黃淡的光慘然的照在這大道上。微風吹來，已有涼意了。

左邊是一溜的雜樹，又像是一道牆似的矗在那裏，在這牆走完了時便現出一片寬廣的草原，從這草原望過去，那邊盡頭又是大的榆樹一溜的聳立着，在那些疏落的樹葉裏，遠處的電燈透過來，就如放着鑽石的光芒在我們前面走着的一對——漂亮的洋裝和搖曳的旗袍，隱約的更樓抱得緊了，向着這曠濶的草原沒入去。她又把手捏緊了我一下，意思是叫我注意那一對。臉上立時現出一個可愛的微笑。

——法公園是著名的一個野合的地方，多少的各種環境不同的青年，都盡力的打扮着在這裏完成，或者追求着戀愛的甜蜜之夢。她們是不時的來在這幽靜的地方度着那快樂的幸福的一刹那，但生之苦悶與悲哀處處在追逼着人們，不轉瞬間甜蜜的美滿的刹那已成了過去；而無情的物

質的要求和社會的恐懼的煩愁便迅速的同一團亂絲般撲到了你的面前。人生是怎樣的矛盾和悲哀呵！

「那美專的老張！哪，那北侔子哩，便不時的帶着他那戀人來在這裏造國民呢。我們一見面總是這樣笑他。——」我忽然想到了老張，便告訴她。于是我倆不約而同的用目光向着那草場去搜尋，那青年倆，在樹陰的深處，隱約模糊的他們是擁抱着成了一個影兒了。她老實地又含羞似地面龐上泛起一片紅雲，在暗淡的電燈下，益發的現出嫵媚。她隨便的啐了一口說：天哪，就這樣的，頭上有天哩！……他們也不怕罪過？

——于是我倆捨棄了那神秘的一對，循着大道闊闊的往前走去。夜色的黝暗是益發顯得幽靜。假使我是詩人，又不知有多少佳作要吟出來了。但此刻是離愁如亂絲般的團在心中，一切的景象映着只覺得淒然的難過。天是青得像一片大海似的，燦爛的星光寶石似的鑲嵌在那兒，閃閃的發着光。我望了望四週，暗暗的只猜得出一些輪廓，信步走去，耳邊忽然聽到淅淅的泉聲，我們不覺的已達到回去的路上！

這是從那邊假山上引出來的一道泉，從那石隙裏流出來，經人工造成一道小小的瀑布。這邊是一片荷花池，當中是一條石板橋着的小橋，這瀑布由這橋下直流入池內。池邊隱約的長些水草，微風吹來，衰敗的荷葉，便簌簌的作響。緊靠着池邊一個白色衣服的人正在那裏嗚嗚的吹着短笛。應着這泉聲，不由的令人感着一種怕人的幽寂。靠山一邊是陪得很，她又覺得怕了。我是也有點兒毛骨悚然。我勉強的聳聳肩頭，振一振精神，壯着胆子，輕聲的笑着說：

「乖乖！別怕，我在這裏呢！」她又如先前一樣的貼到我的懷中。

本來是有好多的話要想說。當着G君又有些是不便說。早先是預備到公園裏來找個地方細細的一談，但一到這兒就又空虛得什麼也沒有了。又好像是千言萬語，就如離別了許久的愛人的見面時一樣不知從何處說起。而且是剛好想到了一句話，才湧到喉頭要吐出來時，眼淚却又作怪的不知不覺間見跳了出去，爲着恐怕引起了她的心事，于是又不得不重覆咽下去。因之這悲哀之感更甚的佔據了全

身心。所以一路走來，只是靜默默的，兩人都肯說話，就像賭氣似的。

我仍是把右手圍着她，慢慢的走去。我心裏却這樣的想着：

經濟制度不平衡的現社會，被各種不同的榨取。造成了許許多多的殺人的環境。破產的慘劇不斷的搬演。于是像我們這一樣被壓迫着而生生的折散了的戀愛者，正不知多多少少。尤其是這樣繁盛之區，物質生活的高昂，生產力的缺乏，每個人深深鎖着的眉心，處處在表現着他們不能掙扎的痛苦。而在輪船，火車，旅館，或另一地方中，更不知有幾多暗地背人流淚嘆息的人們！呵！殘酷的社會，殘酷的人生！天下的擾攘，消極者的歎息，革命者的憤慨，工人們的怒吼，農村的呻，唉，失業者的流離，乞丐的叫號，等等，人類殘酷的剝奪，卑弱的表現，究竟是誰所造成的！唉！

眼前的這一對——我們倆，便是承這社會賜給殘酷的領受者。過去的青春的熱烈的愛，親蜜的擁抱，只存這現在的一刹那了。我們是快要演出這人生之悲劇，馬上離別

去了。這可寶貴的一剎那，這慘酷的一剎那啊！

在這社會整個的建築在布爾喬亞的上面的現時代，於是這一切的權利當然的在無形中全被富有者所佔有。只有他們才能充分的去享樂。只有所謂天之嬌子們才配去陶醉，迷戀。其他的人們只有做牛馬的分兒！……我于是幾乎暴跳叫罵了起來，我快要瘋了。

掙扎，努力！我應打破這種不良的社會，我應拚着血和肉去同他們作一死戰！

于是，于是我怒氣填膺的振了振精神，彷彿的我已肩上了無數的痛苦者的使命。我微笑着，我忘記了我眼前的煩惱，我忘記了一切的恐懼，我得意的抱着她，又沉醉似地深深的吻了吻她的被風吹散着滿頭蓬鬆的短髮。

園門不覺忽然的出現在我們的面前，光明的燈光照着那瑟縮在門側打盹的巡捕。大約是我倆的足音把他驚醒了罷，忽而筆立的站了起來，挺着胸，好像是顯示着他也有點兒白色的威風。

X X X X X
時鐘是刻不留停的奔馳，這一幕生生的離別慘劇便很

快的到臨了。這有什麼辦法呢！肚皮的饑荒，使你一想起便要流淚而且打寒顫，一切蔑視的眼睛，在你面前擴大的有如老虎的眼睛那樣可怕，又像街上風馳電掣的汽車的前面兩盞燈光一樣使你想到馬上感着戰慄。路遠迢迢的家中的接濟是那樣的不可靠。有錢的朋友們平時到也魚腹常通，一等到你的借錢的信寄去便是同石沉大海樣的杳無消息。那些拜金主義者的編輯老爺們，是毫不客氣的無條件的把你這無名小卒的作品一卷一卷的退了回來，甚的便是肉包子打狗有去無來的，或者稿子是全篇的披露了，而題名同署名却變成了編者自己或別的一個不知者。這些奇怪的事，在我們貴國原本也算不得希奇，然而肚皮的饑荒却失去了保障了。僅僅的是以一塊錢一千字的代價來招尋有趣味的舊式筆記新聞的小報，每天極不願意而又不得不寫的，湊他幾篇，登出來，要等一個半月才能拿到極少的錢，如果你要等這錢來養家活口，那保管你是一家十個便要餓死十一個無疑。而況冬衣是早已當空，不剩一件了。秋風已在無情的刮着。使你不能抵抗的颼颼的北風已一步一步的進逼了來，那還有商量的餘地呢！

這恐慌的延長，已是很久很久了。差不多是三個月前便是她每天在我未曾起身以前，挾着一個包袱出去，帶着柴米油鹽這一類的東西回來。滿滿的兩箱不值錢的衣服，已由一件一件的報紙包着的過程中，而空得什麼也沒有了。她老是當着我不看見時深深的鎖着眉頭，但當我一掉過頭去却又不忍現出一點半點愁苦的神氣。並且還要裝出高高興興的樣子，每天逗着我笑，就如大人逗引小孩子一樣。……當然的爲着她，我是一切都可以犧牲的，但環境已走上了這樣的一個惡劣的殘酷的道路上了。光是犧牲不能解決了的。於是爲着這困難的嚴重的問題，只有回鄉去一趟，或許能多少弄點錢來。否則在這地方長久的下去，則只有黃浦的江水裏去埋葬，才可以解決。但分離在我們終是一件不忍的事，於是經過三番兩次的掙扎，到最後才被決定了。我是不能不走的了。這可憐的殘酷的悲慘的別離終於是到臨了。

這一夜打公團回來以後，夜街是冷靜得同死去了一樣。離別的情懷映着這淒涼的夜景，使人的眼淚突的像斷線珠一樣的暗地掉下來。

什麼也沒有，僅僅的挾着個極小的手提箱，裏面兩件換洗的舊衣服——這是白天就已檢好的。我們默默的坐着。C君子叮嚀我回去到他家去，所要說的話以後也不則一聲。

這是上海神秘之街的中段的一個樓上亭子間，長不及五尺闊不過三尺的光景。靠窗一張小小的舊得發白的而且帶滿了傷痕的方桌，桌上堆滿了書籍，殘舊的文具，筷子，飯碗以及吃殘餘的剩菜。窗沿上還擺一些零碎像小瓶子，肥皂盒這一類的東西。一張可以折疊小鐵床靠左邊擺着。她斜躺在這床上。床的對面是爐子，飯鍋這些弄飯的傢具。中間僅僅剩一個人走過的餘地，C君便在這裏徘徊着。我是緊靠着她坐在一起。

「顏，要走了吧，別失了船哩。」聲音帶着戰抖。
「真的，是時候了，你該走了吧。」C君也這樣說。

但是，我是感着一種異常的從來沒有的恐懼和悲哀的襲入，無情的眼淚幾乎要奪眶而出了。但却拚命的支持着按捺下去，臉上雖然強裝着若無其事的苦笑，心上却正跳

抖得利害，一陣刺痛使人幾乎支持不了。

她一手把被頭拉去滿頭滿腦的蓋上。一忽間又漏出半個臉來，但兩眼却緊緊的閉上，然而儘管閉上，也可以看出有些晶瑩晶瑩的潮濕了。於是我不不得已的想要避免這悲哀環境的擴大，我殘酷的立了起來，提着皮箱，走了出去，但流連的望着她。像記起了什麼要緊的事要說一樣。我又走了回來，靠近了她，無主張的心「撲通」的跳着。很想俯下身去擁抱着她作一次甜蜜的深深的長吻，然當着C君却又恐嚇着急，只得罷了。C君維滔滔的說一些話，但我一點也不會留意。末了，我只拼出了這樣的一句：

「走了！」這勉強的硬着喉嚨的哽咽的一句，從我的喉頭吐出來以後，我便逃也似的跑了出來，在下樓梯的時候，還聽見她喊着：「記住，到那裏快寫信來！」我一面答應着，剛剛走出了門，眼淚不由的瀑布似的流了出來。

馬路在淚眼模糊的巡視中只覺得一片的茫然。悽淡的秋夜，處處現着制人的悲哀。拖着脚步無力的走去，一種酸痛得不可言說的悲哀在內心極度的活躍着，傷感到了頂點時，幾乎是要放聲的抽噎了。

尤其是在電車上，許多幸福的人們，在我面前好像故意的露着得意的驕傲的微笑。漂亮的青年男女倆，擠到一起在唧唧的細語着，現着溫柔的使人羨妒的表情。像這樣的一個社會的落伍者，失敗者，在這種相形見拙之下，追念着過去，玄付着未來，益發的難過極了。但在這衆目環視之下，快要流出的眼淚又不得不勉強的使勁的重復咽下。

昏黑的夜幕，籠罩着這一個世界，天地的交界，分不出一些輪廓。一片黑的平鋪的空洞的地方，水聲花花的響着，這便是黃浦江了，近輪埠時，有許多嘈雜呼喊的聲音，在這夜之寂靜裏這種音響是益發覺得空闊。街燈如大的珍珠圈一般的連綴着像一條紙龍。但一望到遠處，陰森的死氣沉沉的立刻使人感到凄然的悵惘。

「啊要舖位哉？」在我走上輪船後，我背後忽然有人這樣叫着，而且這聲音死命的釘住了我。

「啥場合？看看，——到××幾塊洋細？」我心打着不純熟的上海話，裝着老上海的神氣，心裏是怕他敲竹槓。

「這塊，著塊來，喏！」這聲音立刻變成了江北口音，並且一雙手抓住我的小箱子。

「弗要哉，阿拉自家拿。」我這樣反抗着，腳底下却跟着他走。

這是揚子江中一隻極小的船，我被帶到後面的一個小小的船裏，一種局促的威感使人不安起來。並且一股薰人的臭味薰來，使我不禁打了一個寒顫，心裏一陣惡心覺得要吐一樣。

「這塊好麼？到××俱先生，五隻洋。」

我是實在忍不住這股臭氣，而且這「五隻洋」的恐怖立刻更迅速的把我趕了出來。但後面還在喊着。

「來哈，來哈，弗要跑呀！……幾隻洋……齊捺個娘，弗會吃脫價格，……豬囉……」

真的！我是實實在在的對這些茶房大人們，懷着一種恐懼。怕皮的使你心痛的話，盡他所能的毫不客氣的向你進攻。儘多的笑臉在向着闊大爺逢迎着趨奉着。窮人們，只有看白眼睛開話的分兒。

我拼命的逃了出來，鑽向另一個船裏。同樣的臭氣薰

得人作嘔。但茶房大人們却三五一起的立在這條巷立出口要談開天，我問了兩聲「有位子沒有？」但他們却像絕對驕子一樣，大刺刺的不睬你，眼睛白的多黑的少那樣翻了翻，給你一個絕大的蔑視的侮辱。使你氣得只好噓一口氣。

是這樣的社會，社會便建築在這兒。輕視，侮辱是我們的家常便飯！

我走到船舷邊，撫着欄杆，內憂外感；形成了一種不可言說的傷痛的心情。痴立了一會，忽然底下的蘆船上起了一次絕大的騷擾。許多開跳不同的目光，都移注到那兒。這殘酷的一幕，在我的心中永遠的酸痛着。

在許多圍着的人的中間，一個穿短黑衣服的大塊頭，一臉的殺氣。從他那純熟的罵語和那舉動的派頭上看來，可以立刻毫不遲疑的明白他是一個江湖上的有勢力的人。處處顯示着好漢的威風。一根皮鞭，長長的在他手中，一起一落的，很迅速的在抽打一個跪在他面前的人。這人的頭毛，密叢叢的就像永遠不會剃過一樣，一件破得千釘萬補的短得不堪小褲，敞開襟披在他身上。在秋風辣辣的晚

上使人替他打寒顫。兩手抱着頭只嗚嗚的哭，隱約的還可以聽到一兩句討饒的話。血從他的鼻孔中，或另一地方流出來沾成一片。

「他媽的屁……雜種……老子……瞎了眼睛……老子……叫你……打死你這……債命……」這樣的話怒氣沖沖的從那胖子嘴裏罵出來，使人不能聽懂他的意思。忽而那邊走出一個體面的家人似的，到胖子面前不知說了幾句什麼，那胖子立刻大聲喊道：「朋友，小兄弟！這不成的，今天高低打死這小雜種，我去抵命！」接着爲說話而休息着的鞭子又重新在那弱者的身上起落了。

這騷動繼續下去好久好久，使看的人都看呆了。當然各種不同的懸付，在每個人的心中起伏着。那胖子抽一頓乏了便停止休歇一下，同另外的一個人對天劃地的憤怒的說着，聽的人點點頭，嘴唇又開闔着，好像是替那人討饒似的說：「這一頓也够他受了，算了吧！」但那胖子只是搖着頭。從他的回答中又聽出「抵命」這兩個字來。於是鞭子又重複打倒那人的身上。

那人或許是明白討饒這事已不能發生效果了，已經站

了起來。等到鞭三次再來時，便一步一步的朝後退去，但既不敢反抗，又不敢反身便迅速的逃去。使我心裏非常的奇怪。

又不知有好多的時候，胖子已經休息過好多次了。這一回好像不願再答了一樣，嘴裏不知怎樣的喊了一聲，就像大王的呼哨一樣，立刻走來了幾個如狼似虎的人，環着這胖子，聽候命令的下降。

「把這條伙捆起來！」接着這聲音，那些健者們便走向那人，但立刻的那人就好像一個絕大的不幸要降臨一樣。淚痕狼藉的臉上泛起了慘白的死光。說時遲那時快的，那人突然間掉轉身分開了那邊稀疏的幾個人拚命的逃去。

條然間已走到那蘆船的盡頭，看衆們立刻捏着一把汗，這三面是無情的江水，後面有惡狠狠的敵人的追逐。使我在這緊急的一刹那，由同情的憐惜中，起了憤怒，我恨不能走去把那胖子打死。但這思想正達到頂點，這一撲通「的一聲，使這些看的人不約而同失口喊了一聲：「啊！啊！」

江水被那人擊起了一次浪花，很快的又平靜下去。回

頭再看那胖子時，却帶着那幾箇人，手上搖着皮鞭已走上了岸去。看的人分開了來，三三五五的議論着。有的眼睛裏露出了火光，然不久也只得莫可如何的走了。接着這騷擾便慢慢的平靜了下去。

痴痴的立了一會，不自覺的走下船來。遠遠來的電車「叮當」的聲驚醒了我，快快的走上了車。人就像失魂了一般。

七月二十七日完稿于上海。

平常的夢

金仲芸

說是白天裏，我們又沒看見太陽；說是夜間，而我們也沒看見星月。我們也沒看見我們是一羣什麼人——是男·是女，或是男女同行的。不過在這不日不夜的天色下面，我們都感覺到是一大羣人手握着手向前面走。其實，我們誰的手也不會和誰接觸。不過在我們同音的歌聲中聽起來，似乎我們都是互相握着手兒走着似的呢了。

大家都同聲的高歌着，唱得真起勁，越唱調子越提得高了，樹林內的小鳥都起驚而飛鳴了，村莊上的小狗也跟着我們，亂跳亂叫起來。我們真高興，唱得聲音較前更大了。沉在海底下的魚。也浮到邊來聽我們的高。

生活的藝術化

本間久雄著
許達年譯

這個年頭兒，一般老百姓，都已沒命的了；還談什麼生活的藝術化呢？強暴的、自有的他們的去處；怯弱的，不得不輾轉於溝壑，早已變成生活的「泥染化」了！真的，牛在這個資本主義瀰漫的世上，人類的生

活，早已被區別成了多種：雖然馳騁於歌舞場中，酒肉徵逐的所謂富豪，他們所過着的，仍還是蛆虫的生活；但是，請再看那被壓迫着幽禁在工場裏的工人，和站在被生活所強制壓迫的一般人，他們的活着，至多，不過是王爾德所說的「生存」；並不是「生活」。但是，這樣的悲慘，淒涼，有誰來理會它呢？自己來求超脫嗎？那不行！社會制度早已告訴他們，這是不可能的了；那有什麼法呢？

陷，所以很希望有人能站出來，爲我們解救；爲現代生活求一個位置，我的私衷，不過如此而已，所以明知我們是這樣的一個民族；現代又是這樣的情形，本間君的這篇文稿，在中國怕是等於廢話，但一想到：「歡迎着的人，也許會有吧？」所以就不揣冒昧地譯了出來，啊！不滿意於現代這樣活着的人們啊！大家起來吧，爲自己，爲人間，我們來創造一個新的生活吧！

達年譯後附筆

一、「生存」與「生活」

To live is the rarest thing in the world.

most people exist, that is all.

「所謂「生活」，在這世上是稀有的，一般的人，都不過是「生存」着罷了。」

這是著名的儒德文學家王爾德 (Oscar Wilde 1859—1900) 所說的話。實際上，在這句話裏，實含有不能掩沒的真理。

一般人的活着，雖然極少因飢餓而死的，可是，這不過就是活着罷了，他們的生活方法，恰和鳥獸的只要生活着罷了的方法是同樣的，這實在是異於「生活」的。所以若不能自覺生活着的意義，不能享受生活着的喜悅，那麼，便不能說是真正的生活，這正是王爾德所說的「生存」(Exist) 並不是「生活」(Live)。

可是，在這世上的事實所示，不幸，我們的生的方法，與其說是生活，還不如說是生存，在某一方面，是有證據存在的；這實在是一種說不出的悲哀。

對於這可悲的事實。除去那並不信仰人類的進展，並不希望人類的向上的人以外，那是不必說，他們對此可悲的事實，決不肯任他這樣下去的，並且，單單從唯物史觀上說來，「生存」與「生活」的區別，雖然不能撤廢物質上的某項條件，但是，所謂生的自覺，及生的喜悅，也決不是單單藉着物質上的條件，所能解決的。不必說，某種

或某程度的物質上的條件，是必要的；但是，在這些物質的條件以外，我們因欲享樂生活，及使生活感饒興趣，還得必須具有根本上的某種條件。

近代的社會改造家中，潛心於此事的人很多。換言之，就是說，單單不過生存着，以了此一生的人雖然多，但沈潛於欲使生的方法，能當「生活」的名稱的，也是很多的。隨便的舉幾個名字來：像羅斯庚 (John Ruskin) 穆里斯 (William Morris) 卡本特 (Edward Carpenter) 愛倫凱 (Ellen Key) 羅曼羅蘭 (Romain Rolland) 羅素 (Bertrand Russell) 等等都是。此外，恐怕還可以舉出四五個來罷。

要將這單單不過是「生存」的方法，使他變為「生活」的方法的這些人，他們的主張，仔細地看來，自然是各有差異，但是，在根本上，他們是具有一個共同的地方，即：不外是要將我們的生活方法，成為美的，成為藝術的。這一點，就是他們主張的焦點。所以換言之，就是說，將單單不過是生存的我們的實際生活，想使他變成真正的生活，其唯一的條件，就是非將我們的生活成為美化不可

，在這一點上，他們的主張，是一致的。所以他們的主張，由此說來，可以名之為提倡生活的美化，及生活的藝術化。

以次，我就解說他們這些人的主張，並述說近代提倡生活美化及生活藝術化的一端。

二、生活美化分兩種

要將生活美化，其中有兩個意義：第一，就是照普通的解釋，將生活照着生活以外的美的標準，使他成為美化。但這裏所說的生活以外的標準，在許多地方，就是指著藝術上的具體的美。所以若然照着這樣美的標準，要將生活成為美化者，其結果，却把生活成為藝術。換言之，就是說，將生活去模倣藝術。而這裏所指的藝術，自然就是那生活以外的既成藝術了。如像主張「生活應該模倣藝術」的唯美主義運動者，便最足以代表這個生活美化的思想。

要使生活成為美化，其他還有一個意義，就是：美的標準，並不求諸於生活以外；而只求之於生活之中，換言之，就是說：把生活成為美的，成為藝術的。創說「生活

底藝術」(Art of life)的卡本特和穆里斯，就是代表這第二說的生活美化的思想。

要使生活成為美化，照以上所述，雖有兩個意義，但是，無論在什麼場合中，生活的美化。同時，也就是生活的藝術化。

但是，在上述的兩個意義：生活的美化；或生活的藝術化之中，我們應當採取那一種呢？

那自然是應採取第二種。因為，在第一種的意義上之所謂生活的美化，他的美的標準，是在生活以外的既成藝術。這既成藝術，有時雖然也具有十分的價值，但是說要去模倣它，那末，就有許多地方，徒然是將我們自己的生括，去圍閉於既成美的觀念之中，而其結果，大都只不過將自己成為硬化罷了，反之，在第二種的意義上，因為生活是藝術的，所以美的標準，就不必去求諸於生活以外，由此，即不致被既成藝術所圍閉；我們只要盡力於自己的生活，就能够成功了，上述洛斯克等的思想家所提倡的生活美化，也就是歸納在這第二種的意義上，在現代，這實在是最重要的思想問題，及社會問題。

現在，且說這第二種意義上之所謂生活美化，詳細地說來，是怎樣的事？怎麼把生活美化？並且，因着這樣的美化，我們能得怎樣的效果？這效果在個人的意義上，又是怎樣的？在社會的意義上，又是怎樣的？

茲且說所謂生活的美化，詳細地說來，是怎樣的事？換言之，就是說：將生活成爲藝術，是怎樣的一回事？現在，我們就從這裏說起來罷，而如今，那主張「生活底藝術」的卡本特的學說，在這裏說起來，也是最便利。

將生活成爲藝術，那末，這生活者，就成爲藝術家了。這是說：藝術並不是只限於既成藝術的一種的；而所謂藝術家者，照通俗的紀念，也決不是祇限於畫家，雕刻家，詩人等等，所以一般的人，皆得因着某項條件，都能成爲藝術家，並且，又是都有這種可能的。

因此，卡本特就這樣地說道：「凡人類，與一般的動物和植物是相同的；都有着各自發展的法則。並且，因着這各自的表现，能够得到一種喜悅，有的樹，是結橘子的；有的樹，是開薔薇花的，凡是健全的樹木，都能保有他的事業上的喜悅，可是，這只是在他自由的，創造的時候

；只是在他按着了本性而開花結實的時候，我們人類，也正是如此，只是在依着各自發展的法則上，而得到自己表現的時候，那時，他就是藝術家了。

「所謂藝術家者，從廣義上說來，和樹木及動物是相同的；只是因着創造的衝動，自然地，健全地，活動着的人之謂也。這樣的藝術家，實在是有幸福的，至若那以藝術的名稱，作爲單指畫家，文學家，音樂家等，那真是愚妄的事了。因爲藝術中的最偉大者，莫過於「生活的藝術」。譬如說：這裏有一個洗衣服的女子，如果她能對於自己的事業，感覺得光榮與興味；將一切的利益都置之度外，只是儘力地完成他的事業，那末，她在她的事業上，就成爲一個誠正的藝術家了。且比之單單爲着要將出品放到展覽會去而繪畫的人，她是成就了比這更爲誠正的藝術家了。」

因此，凡是人，能實現他的自己發展的法則，或者依着他的創造的衝動，能够發揮他個人所天賦的特質及個性的，那末，他的生活，就是藝術了。質言之：他也就成爲藝術家了。換句話說：就是生活的藝術了，及生活美化的

第一根本條件，實在就是他天賦的創造的衝動之充足及實現罷了。

三、創造的衝動

發揮創造的衝動，使我們的生活成爲美化；或成爲藝術化，這固然是並非創始於近代。但是，到了近代，我們所以不得不儘力提倡者，實因在近代的社會裏，各人都已陷入於不能奮起來發揮創造的衝動的狀態了。並且，在實際上，近代社會對於我們所潛伏着的「自己發展的法則」，也已經被蹂躪殆盡。所以，我們要實現這自己發展的法則，使我們的稟性及氣質，得以生長和發展，幾乎已經到了不可能的狀態了。因此，我們今日的生活——悲慘的勞働生活，實在就是胚胎於此。

（我因爲要使論中的內容，更加確切，所以在前面所用着的「生活」的一句話，以後想把它改爲「勞働生活」，並且，至少也是這樣的意思罷。至於說到勞働，那末就得不問他的種類——這因爲是我們生活上的主要部份。所以，凡是那不以勞働作爲生活上的主要部份的階級，——

在現在的世上，當然是有這樣的階級的，——關於這種階級者的生活，與我以下所述的，實在與他們是絲毫沒有關係的。）

本來，人們的自己發展的法則，若能不受任何事件的阻礙，而自由活潑地發展出來，那末，生長的快樂及創造的幸福，便能自己造成的。就是我們的勞働生活，若然能夠有生長的快樂，和創造的幸福，那末，這種勞働，已經是在單單是不過勞動的以上；也就是卡本特的所謂生活的藝術了。威廉穆里斯曾經說道：「藝術是我們的勞働中所生出來的快樂的表現」。這真是至理名言。至若近代社會上的勞働，因爲沒有快樂，所以也沒有應得表現的藝術。因此，勞働生活既無快樂，所以也沒有藝術了。由是，只單單不過成爲勞働的苦痛了。爲着苦痛的表現的生活；或是勞働，——這實在只是生存，斷斷不能適當生活的名稱的。

可是，我却要問：我們的勞働，爲甚麼不能得到快樂？換言之，就是說：在我們的勞働中，我們的創造衝動，爲甚麼不能充分地生長和發揮呢？

在討論這個問題之前，我要先將從事於現在勞動事務上的人，他們爲甚麼因爲不能發揮其創造的衝動，而至於處於慘苦的狀態這個問題，按着卡本特的詩人那樣的記述，先來說一說。

卡本特在其所著的住工業的自由 (Towards Industrial Freedom) 中，把現代勞動生活的慘狀，照着自己所目睹的情狀，赤裸裸地描寫出來：

「有一次，我坐着火車，經過一處海岸，那時，正是春天，太陽光輝輝地照着。在我的眼前，是一片廣大的原野，有二個人，正在那裏耕地，原野的前面是海，它的風景，真是非常美麗：羊毛似的雲片，高漂在空中；青黑色的海中，佈滿着起伏不定的波濤；海鷗在海邊上下地飛舞，茶褐色的田野上，還有很壯健的耕馬。舉凡我目之所見的，都是充滿着「生命」與「希望」。可是再返觀那耕地的二個人，是怎樣的呢？——他們二個人，穿着襤褸破碎的衣服，非常困苦，身體又很疲憊似的，總之，是貧苦得不堪。我把他們二個人和周圍的美景相比較，真是不調和極了。但是，這究竟是爲甚麼會這樣的呢？」

卡本特既以如詩那樣的觀察，對照了自然的美，與人間的污濁；一面，又轉而述工場勞動的慘苦。照他說起來，工場勞動，實在比田園勞働還要更加慘苦。因爲工場裏黃黯色的房間，驟次櫛比的，住在那裏，一面吸着難以呼吸的空氣；還要聽着那機聲軋軋，震聲欲聾的嘈雜聲，所以身處其中的男女老少工人，莫不面容憔悴，所謂人生的美與喜悅，在那邊，怎樣能夠得到呢？卡本特因爲要證明這種慘酷的情狀，曾經這樣地說道：

「有一次，我站立在格拉斯哥附近的一個工場旁的橋上，那時，正當午正中飯的時候。所以，工人們都陸續地從工場中出來，——真可以說是「人潮湧湧」，那萬餘人的男女工人，恰如潮水一般的衝過了我所立着的橋上，我就讓着立在橋的旁邊，目看着他們的面目，我就覺得再也不必到工場裏去考察了。爲甚麼呢？因爲只要一看了他們的面目，我就可以推知工場裏的內容了。他們都是面貌疲憊，目光遲鈍；表情單調，皮膚既污穢不堪；體軀又瘦削可憐，並且，還表示着一種性欲潛鬱的外貌，真的，我見了他們，心中便起了一種非常受壓迫的感情，而就此

走開去了」。

卡本特又描寫礦夫的苦痛，他說道：

「當我還是一個小孩子的時候——距今五十年前——那時，我們住在勃雷登(Brighton)地方，常常聽到北英礦山中礦工的事件。原來，我們日常所用的煤，都是從那礦山裏掘出來的。在我幼穉的心中，以為他們爲着我們日常不可缺的煤，不辭危險，拚命地在礦穴裏工作，我想，他們一定有偉大的體格，並且又是強健的：被國民所尊敬的男子，——實際上是應該如此的，——我想，但是，不幸得很，到了近來，我因爲居住在距「泰比沙」東北的煤礦附近，纔知道這裏的煤礦工人的生活，是怎樣的！我常常在乞斯特斐爾 (Chestertind) 車站上看見從遠方回來的礦工，當時的第一印象，我到現在還很明白的記着，在我從前幼穉的想像中，所描寫的偉丈夫，現在都擠擠挨挨混雜地聚在火車上，他們都是自慚形穢似的穿着十分襤褸的衣服，看上去都是表示着貧苦和過度的疲勞的男子。大家匆忙地從月台上走下，據我看來，其中固然也不無有肥碩而愉快的人，可是，這是例外的。後來，我對於他們的情

形，漸漸知道了一點，這個第一的印象，也就日益顯明，這一班人，他們雖然是做了社會上所必要的工作，但是，他們的生活，却在什麼地方，才可以找得出生的光明；和生的喜悅呢？」

卡本特更轉而述勞動者家庭生活的慘苦，大意謂：「在他們的家庭中，實在沒有可以作爲滋養他們靈魂的養料的要素；要從他們的樞衣那樣的愁慘的，單調的日常生活之中，把他們救出來，則在他們的生活裏，實在沒有何等的刺激可說」。其次，他又說了一則故事：

「有兩個手工勞動者夫婦倆，一年到頭，只在簡陋的田舍中過那單調的生活。有一天是休息日，他們就帶着二個孩子，到海邊的一個市上去，他們到了一家並列着的一個小客店裏去投宿，他們正在檢點他們所僅有的行李的時候，那兩個小孩子便溜到街上去玩耍去了。過了一會，他們在屋中的二個夫婦，忽然聽見孩子在外面驚呼的叫聲，他們總以爲孩子一定甚麼事故發生了，所以連忙急急地走了出來看，可是這兩個孩子，除去面容頹喪地在哭泣着以外，一點也沒有甚麼事；原來這兩個小孩，在街上走得稍

稍遠了一點，待至回來，見所有的房屋，都是一個式子的

，不知道那一家才是自己所住的旅店。所以驚異的哭着，

這對於孩子們，真無異是一個可驚的夢魔——因為他們分

別不出並列着一式的房屋——這大概是他們一生所再也不

會忘懷的罷。

卡本特像上面那樣的曾經舉了許多實例，總括起來

他是慨嘆着現代的勞動階級，他們把人間生活上所最不可

缺少的要事——健康，喜悅，愛及美——都失掉了。

友誼的真義

孫福熙

在街上行走，鼻子裏，聞到香甜氣味，原來是華貴的酒樓，於是嘆聲歎一口氣，忽然聽到後面緊急的喇叭聲，原來是一輛汽車，連忙逃向裏走，原來車裏面是以前車難中的朋友。於是更加嘆聲歎氣，憤恨中國的沒有友誼。

我坐的汽車，自古以來，這都是勉勵，真正的友誼，並不在於自己坐汽車時，一定要使他的患難朋友們都坐我的車。我對的孔夫子，為肚子餓而想到一隻朋友，正是用處，不是病根，在於此。

且反，絕對的富有了，就想以飯餓一隻朋友，這正是中國的大病，在於此。

朋友，所以，算那各天文，就從此學非所用，因此，意思，希望，在社會中，不必用友誼或交情來資緣，各人的才能，與資格，各能得各人適當的職業，因此，所有友誼，並不受利害的影響了。於是各項人才，各得其所。

改說：西洋人，而各代名詞，如自己內的事務，應，這當然是請朋友放心之意，並不是與朋友比健康，要完全好，是該快而說，例如說一我健康多了，這當然是請朋友放心之意，並不是與朋友比健康，樂，以友誼之純潔而飽滿者，第一種就是以自己的健康使朋友安慰；第二種則更進一步，以朋友的苦樂為苦樂，朋友們坐汽車了，就使自己肚皮裏難過，這也可以算得什麼友誼嗎？

詩 歌

日出之前

彭 榮 橫

灰暗的霧氣籠罩着天空，
光明的太陽還不會出來，
晨鷄雖已經叫過了數次，
但這還只是一個黑暗的世界。

太陽啊，我在此佇立起我底腳跟，
盼望你偉大的光芒來臨。
我已將在此黑暗的氣霧中悶死，
假如你還不加緊你前進的途程。

上 部

工廠的汽笛已吼叫過第一次了。
像魔鬼一般地凶猛得怕人。
妻啊，兒啊，起來吧，催命符已經到來。

饑寒所迫，我們怎能不忍受這無盡的肉刑？

兒啊，你還只是這樣幼小的年齡，
論理這正是你接受教育的時分。

但是，饑寒交迫你也得受我們同樣的肉刑，
我應該對你怎樣昧着我底良心？

可是，這又有什麼法子？
縱令我只是愧恨得要死。

假如社會不這樣虐待我們，
我就是作牛作馬也不願把你底教育停止！

你看，我們終日勤苦尚不夠果我們底肚腹，
更那有閑暇來說到你底教育。

我為你幾次淚兒流到眼邊，
雖然到了眼邊我又把它止住。

我也知道哭是弱者的行為，

但到悲苦來時淚兒也確是一杯醇酒。

我只有把我底心兒在醇酒般的淚中沈醉，
才可以消除我無限裏來的苦痛。

自己底生命已在工廠中無形地消磨，
却又叫兒子們趕上自己底舊路。

兒呵，原諒我吧，你這無能的爸爸！
眼看着你底天真的童年依樣地消去，

饑寒交迫，使我們不得不忍受這無盡的肉刑，

彷彿我們底命運已在這肉刑下註定，

我願奮起我底精神把上帝底招牌推倒，
假如他便是註定命運的唯一全能的神。

汽笛呀，我是這樣地恨你，

但我却又不能不與你接近，
我只有傾注着我生命的全流，
光明來了我要交出我底身心！

中 部

工廠的汽笛已吼叫過第二次了，
像偏安南朝的十二道金牌。

兒呀，妻呀，出門吧，催命符又在響了，
吃人的世界那容有天倫的樂趣存在。

天空中浮現着灰白與暗黝，

眼前便到了那別離的十字街頭，
妻呵，別吧，暫時且分手，

東山月上，是我們聚首的時候。

黎明的電燈泛着暗淡的微光，

水門汀上更顯得分外地灰黃。

戲院門前還留着昨夜的殘影，
酒樓街傍浮蕩着食後的餘香。

昨夜的笑聲還在空中纏繞，

清晨的薄霧混着鬧後的微塵。

記否，夜來得着的好夢？

在這混亂的空氣裏只會助起我心頭的創痕。

迎面飛來了一輛蓬勃的汽車，

車中看得見兩個並坐的人影。

顯然是一對夜宴歸來的鴛鴦，

黝黑那盈盈的不是她們得意的笑聲！

妻呵，我們已東西相距了多遠的途程，

你可也拼到了這樣的離奇的圖畫？

我們並不會比他們少得幾塊骨頭，

爲什麼我們却只能作這牛馬的掙扎？

我底血已在這不平的情慾下洶湧，

我底心却在這黎明的空氣中沈清。

我底脚已走上了我不應走的路的盡頭！

我底軀殼又快要上那無盡的肉刑。

常我走進了工廠的門徑，

一種不自覺的感情浮進了我底腦海；

我把歷史的教訓細仔咀嚼了一回，

呵。未來的世界不便是我們底世界！

下 部

一線微光正在我底腦中呈現，

工廠的汽笛早已鳴過了三遍，

扎扎的機聲振得我頭昏眼花，

重濁的飛塵引起我心頭的厭倦。

空氣已弄得這樣地不清不明，

一吸一呼都感覺一種悶人的氣腥。

我們彷彿已成了一羣受罪的精靈，

血水河中去腐化我們底肉身。

有限的精力儘讓它一日一日地消磨，

有限的筋骨儘讓它一絲一絲地剝削，

我們又不是一羣百磨百鍊的金剛，
我們又不是一羣滿身脂肪的羅漢。

假如我們是一羣百鍊的金剛，

也許可以勉強地支持去忍受一回。

但畢竟也不能夠多麼長久，

在無限的磨折中，金剛也會化成鐵水。

假如我們是一羣富有脂肪的羅漢，

也許可以供他們剝奪長久，

但畢竟也不能夠多多支持，

在高度的壓榨下，脂肪也會化成香油。

我們也沒有金剛般的堅強，

我們也沒有羅漢般的肥胖，

但我們却要忍受他們所不能忍受的剝削，

看呵，伙伴們，何處不是我們忍受的創傷？

好在我們底血液還不會為他們滴光，

我們底筋肉也還不會給他們抽盡，

我們要盡着這未盡的肉和未盡的血，

去和這萬惡的命運搏鬥一回！

團結起來呵，伙伴們！

奮發起來呵，伙伴們！

假如我們不願在這壓榨下焦死，

我們便只有奮鬥一場，爲了自身！

太陽還不會出來，

灰暗的霧氣還籠罩着天空，

淡黃的電燈射得我眼花，

孔扎的機輪振得我頭痛。

太陽呵，我在此佇立起我底腳跟，

盼望你偉大的光芒來臨。

我已將在這黑暗的氣霧中悶死，

假如你還不加緊你前進的途程。

一月三十一日完稿，一九三〇

展 開 中 華 的 地 圖

莊 蝶

展得中華的地圖，不由得淚兒潑潑！
展得中華的地圖，不由得黯然傷神！
似深閨獨處的少女，體段兒瘦伶仃；
似衰頹殘廢的老翁，不堪一陣狂風；
似老了的一匹戰馬，無勇氣嘯長空；
似拆穿的一隻紙虎，無復當年威風；
似秋海棠的碧葉，怎能暴露於日紅？
似桑之嫩葉，怎奈蠶食後百瘡千孔？
你那溫柔潤膩的香腮，到那裏去了？
你那紅暈艷麗的嫩頰，到那裏去了？
你那窈窕健美的身體，到那裏去了？
你那圓潤宛轉的珠喉，到那裏去了？
你那烏黑光亮的美髮，到那裏去了？
你那明媚和溫的雙睛，到那裏去了？

威武榮耀的夢，不堪重溫，不堪溫，
不堪溫，不堪重溫，重溫惆悵傷神！
還似舊時遊上苑，車如流水馬如龍，
正是這般的境地，正是這般的悽情；
亡國的李後主，你繕戀當年之光榮？
戲馬兒丁東，似訴哀怨淒苦於秋風！
睡獅的大夢正酣，誰喚醒？誰喚醒？
東方老人，誰爲他一針嗎啡使興奮？
我們有赤的血，熱的淚，剛毅之氣，
染成地圖的顏色，喚回華夏的國魂！
起來，起來，莫再要大夢昏昏沈沈！
我們是，我們都是黃帝軒轅之子孫！
那時再展開中華的地圖，光華燦爛！
那時再展開中華的地圖，千秋百數！

人類底教訓 (續)

冷亮

- 一一五、恐懼比憐愛要強烈些！
- 一一六、賜給智者一個使命，對他須靜默無言！
- 一一七、將獸子運送到市場上出賣，這獸子定潛逃回家。
- 一一八、自守 (Self-Preservation) 乃係自然界第一條法律。
- 一一九、自愛在每人的眼光中，是一粒微塵。
- 一二〇、大人物不時常將自己底臉頰去照明亮地鏡子的。
- 一二一、豐富的禮物，僅係贈送大人物享受的。
- 一二二、壯大的船隻，需要深窩底水浪才能駛行的。
- 一二三、消費家不係廉潔的領袖人物；
- 一二四、合抱底大樹，廢庇牠的矮小地叢林。
- 一二五、自誇並不是毛遂自薦！
- 一二六、眼睛審視，側耳諦聽，緘口不言，你將定生存在和平空氣中。
- 一二七、沒有遺產留給他的子孫，他們定成爲大腹便便底富翁；百萬遺財留給他的子孫，他們定成爲十字街頭地乞丐。
- 一二八、審視爲了你的愛美，購買爲了你的金錢。
- 一二九、七人可以結爲同伴，但是九人就傾軋糾葛了。
- 一三〇、他爲償還債款而死亡了！
- 一三一、對我不說誠實話底人，而我對他說誠實話的時候，他是不信任的。
- 一三二、不熱情戀愛女郎底人，他已經吮吸過母豬地乳水了。
- 一三三、紅堅的木頭，才發生熱烈底火燄。
- 一三四、接吻他人的妻子，或揩擦他的扑刀，並不時忘恩負義之事。
- 一三五、在悲痛地時候，祈禱神佛；在繁榮的時候，預防火險。
- 一三六、有快樂現在盡量的享受，將來未必有快樂在那裏

等你！

一三七、養成忠實誠懇的態度底人，有一席涼淡的午膳款待你，而不招待你的晚餐。

一三八、戰爭失敗的兵士，還可以生存，以等待他日第二次戰爭底爆發。

一三九、於暗中醞釀生長，本來不是人心願意幹的事。

一四〇、生存在科學昌明的時代底人，應當永不會貧苦的；生存在思想黑暗底時代底人，應當永不會富有的。

一四一、他損失金錢，他的損失固大；他損失知友，他的損失更大；但是他損失精神，他所有的一切，便完全損失了。

一四二、爲避免危險起見，不欲投宿既無雄馬嘶鳴，又無夜犬狂吠的這樣一個城市中。

一四三、若是你知道秘密的話，須探究他們憂愁或歡樂地原因。

一四四、一個臉現笑容底童子，難能證實他係個誠實底僕人。

一四五、一把白銀底鑰匙、能開啓一把赤鐵的鎖鑰。

一四六、一個鞋匠的妻子和一個鐵匠的婦人，時常是最壞底皮鞋。

一四七、在高大樓房上的冒煙底煙窗，是使人注意的標記。

一四八、一個人必須出賣他的貨物，在市場價格之下。

一四九、無論什麼物件，合時都是好的。

一五〇、甜蜜溫柔底順從，乃是戀愛的黏膠。

一五一、在海洋中航行！在大陸上鑽竊！

一五二、誰劫掠一個學問家，便是劫掠二十個人！

一五三、若是你能和婦人接吻，你永不要和處女接吻！

一五四、三月中底一羣蜜蜂，比一隊跳舞的美女要美些！

七月底一羣蜜蜂比蒼蠅要醜些！

一五五、事業成功的人、不丟掉他社會上底聲譽！

一五六、好聲譽，保持牠的明亮底光輝在漆黑的深夜裏！

一五七、一親信底隣居，乃是一天光明底明日！

一五八、一只手提袋，一束絲巾，和一株手杖，乃是戲院

中丑角的補助物。

- 一五九、一個精幹底書記員，可以處理各種的命令。
- 一六〇、一重擔黃金比較一輕擔沙礫要累贅些！
- 一六一、憂愁，煩惱是時常乾燥乏味的。
- 一六二、憂慮債務底人，他永不負債！
- 一六三、酸味的葡萄，永不能製造甜香底美酒。
- 一六四、岳母之於女婿，是一陣颶風之於冰雹。
- 一六五、慈母姑息底寵愛，不能製造乳汁英雄！
- 一六七、口頭上的禮貌，並未嚴重底痛楚，且可獲得優厚地利益。
- 一六八、有些蹂躪人底人，人們都懼怕他；而有些憎惡人底人，人們都踐踏他。
- 一六九、有些人，他們的言論無有不尾尾動聽的，而他們底事業，却無有妨人意的。
- 一七〇、有時候，你以藥藥贈人，比你自己喫了好些吧！
- 一七一、獲得迅速，先掉也迅速！
- 一七二、憂慮，愁煩，非但於事實無補，而且是罪惡。
- 一七三、學習應進步快，遺忘的速度也快！
- 一七四、大人物和大江，時常是壞底鄰居！
- 一七五、貪婪的人，就是上帝都憎惡他！
- 一七六、君子一定不踐踏一個微賤底蟲類，也不潛逃一個尊嚴的帝王。
- 一七七、一隻小船，一所磨坊，和一位婦人，是永久底伴侶。
- 一七八、健忘他人的罪過，乃是最好底報酬。
- 一七九、祇有呆漢，才是不要錢的！
- 一八〇、一個獸子，於一點鐘之內，可以發生許多疑問，而一位學問家在七年之內，才能夠回答他。
- 一八一、笨伯可以放進些東西到智者底袋裏。
- 一八二、火和水是好僕人，同時也係壞主人。
- 一八三、寫文章要含有學理，但說話務求普通！
- 一八四、青年的意識中，想老人是呆漢；而老人底惱海裏，想青年也是一樣。
- 一八五、貧窮使朋友或伴侶消雲散。
- 一八六、高等植物，不適宜種植於硬底土壤裏。
- 一八七、閱讀，女子，美酒，為浪蕩人們底歡笑。
- 一八八、一備羞惱底荷包，和一所燒著的屠老，能使人聯

慧，但是大遲緩了。

一八九、什麼物件，乃係君應當購買的，那便要請問君之荷包了。

荷包了。

一九〇、蜜蜂窩老底時候，他們不甘願深居巢坊裏！

一九一、便是小雄雞，也不戀愛雞埕。

一九二、用工作殺死他自己，他一定被瘞葬在絞犯架

(Gallows)之下。

一九三、如洗底空囊，由臉頰上的滿佈縐紋，充分的表現

出來。

一九四、他係非常之人，因為他有非常底環境！

一九五、允許而不給與，乃是對於呆漢底安慰。

一九六、諾諾稱是的人，時常逃避債務。

一九七、遵守年邁人底教訓是很壞的，因為他們缺乏進取

心，而具有保舊的人。

一九八、如果老犬在深夜狂吠的時候，他須謹慎防禦周圍

的物件。

一九九、當年老人藐視青年的時候，年老人應該迅速底死

去。

二〇〇、緘默，幽靜，乃是女人最美的妝飾品！

一九三二，六，二〇，譯於南京。

中國新書月報

第二卷 第七號 目錄

現代圖書館之職能及進展.....	葆算	制裁到底.....	持續
評同志驛著山三省概論.....	葉秉發	巴黎舊書店.....	汪百里
法國大革命史.....	成德	預告書情報.....	修
介紹列寧與甘地.....	素人	國外文壇消息.....	遠
鑑賞與研究.....	生選鈞	國內文壇消息.....	遠
談談唐代女詩人.....	用宜	各國出版法概論(續).....	費哲民
介紹孟姜女故事的歌曲集.....	仲魁	教育訓令.....	記者

浪漫的傳統之衰頹

張志澄譯

「現代英國戲劇」第二章

從浪漫劇底衰頹和消滅中間，可以找到一章關於戲劇場的一種新職分底發達之暗示的記述。這種職分是不容易到達的。牠唯有經過了不少的試驗和無數的失敗才會出現。而且牠底興起是和任何近代國家舞台上的壁壘森嚴的傳統——莎士比亞的戲劇底混亂的，可型的，擴大的理想主義之傳統——勢不兩立的，那種傳統此刻正被舞台上的主要人物如經理，戲劇家，和演員等所握住，直到新流行的興味來把牠掃除。

此刻所保留的，並不是莎士比亞的理想之本質，她僅是被誤用的公式罷了。帶着浪漫精神所寫的戲劇隨處顯出強制底證據，顯出含有一種和藝術家底性質相反的壓力之證據。在這種情形之下便產生了密室劇 (Closet Play)，這種戲劇從牠的本體上看來，乃是對於分裂狀態的一種懺悔

。密室劇底發生，是因為要把某一時期的標準應用到後一時期的藝術中間去的緣故。牠乃是要在莎士比亞和希臘人底傳統已經在舞台上消滅的時候去繼續這樣的傳統的一種努力之結果。十九世紀的浪漫派戲劇家可以分做兩類。他們不是福倫和勃勞寧——這兩人在舞台上都沒有成功——一流的真正的詩人，便是專事摹仿和摹學為利的工匠。

十九世紀第四句中間的戲劇的詩人，對於舊標準都是死守不渝的。他們覺得劇場底使用漸漸不能為他們所理解，於是便把那放在手頭的唯一底抵押品緊緊握住。雖然有幾個是出于誠意的而有幾個是含有私心的，但無論如何他們總要一致乞靈于莎士比亞。在他們的許多失敗和相對的成功底歷史中間，充滿了關於英國舞台所生的許多新問題的暗示，即那種舞台將不復立即去處置那些擴大的理想而反是要去處置那些實際的事實，而且務必要靠着試驗底方法去辛苦地找出一個方法來。

在英國戲劇作家中，都有排演家之名。爲探求十九世紀初期中國的發展趨勢，從藝術的泉源起見，我們就不得不去研究威廉·馬克萊（William Charles Macready）。馬克萊在英國演藝之末，於一八二六年二十三歲的時候來到倫敦，並且曾在一幕法國式的悲劇悲慘的母親（The Deceased Mother）中間在倫敦作最初的表演。馬克萊在以後的二十五年中間對於特別在編製所加的裝飾，要比十九世紀的任何人都多。馬克萊在很早的時候便扶助卑爾（O'Connell）他同時又是一個對於詹姆斯·薛立教諾而茲（James Matthews Novles）賞識最早的人，而在一八三六年他便排演薩古特托爾德（Georges F. Lorraine）底嚴格的古典悲劇愛溫（Eon）。在這一年，他在德魯立雷因和柏恩（Droghda）發生口角，於是他便自己去經營一個公司。當他主持着卡汾特加登和德魯立雷因的時候，他排演過愛德華部爾爾（Edward Bulwer-Lytton）底查斯·德·拉·瓦利埃（Charles de la Valliere）（一八三六）；里昂夫人（The Lady of Lyons）（一八三六）；黎塞留（Richelieu）（一八三九）；羅伯勃勞富底斯德拉福（Stratford）（一八三七

）；名譽上的污點（A Blot in the 'Scotchman'）（一八四三）；亨利泰羅（Henry Taylor）底腓力梵阿式味爾得（Philip van Arvalde）（一八四七）；以及其他十二齣時間中的各作。

把上面所列的那些戲劇初看起來，好像一個新的浪漫運動底全盛時代又會來到。惟有當我們從戲劇底背後去觀察那些作者底生涯的時候，我們才知道去保存藝術的努力是這樣的艱澀。沒有蘇萊利外，這些人底生涯都顯出各別的忠心——在一件失敗的新劇中間作艱苦的掙扎，在迎合觀衆心理底專制的命令之下投降，或是把在舞台上成功的一切希望放棄。除了布勞寧底作品以外，這時候的最好的戲劇都是密室劇和倫（如H. Eltona）底馬羅之死（Death of Marlowe）（一八三七）和亨利泰羅底腓力梵阿式味爾得（一八三四，一八四七年開演）等。

可以證明當時舞台上的混亂狀態的，沒有人比薛立教諾而茲（一七八四——一八六二）更爲適宜。繼續不斷地，他充當過演員，著作家，戲劇作家，傳道者，和演說學教員。他不斷地受取微薄的薪金而無所顧慮。他最初致力

於浪漫的悲劇；他後來又從事於詩的喜劇，行為喜劇，麥羅劇，鄉土劇，和改譯工作。彷彿是去蓋上一類表示他曾和過去發生關係的戳記一般，諾而茲在各種戲劇中間都附入了韻文。

如果諾而茲在形式上屬於過去，他在本質和氣質上就屬於他自己的時代。在英國風行的浪漫劇中間首先把階級意識顯露出來的，便是諾而茲，他底第一篇戲劇味錦尼阿斯 (Virginia)，在社會的觀點上看來是和依利薩伯時代的作風非常相近的。那些民衆是一種莎士比亞的民衆。但在威廉忒爾 (William Tell) 中間便含有社會革命底熱情。諾而茲對於社會秩序底變化問題之處置，正和他處置一種浪漫的題材一樣。在德國的赫伯爾 (Hebel) 此刻正在開始認為具有社會的意義的許多情勢中間，諾而茲祇聽見了一些浪漫底資料。諾而茲底作品最能動人的特徵，便是他的鄉土感情底豐富，以及對於婦女的處置底精細。即使是他的極嚴肅的戲劇，也被一種健全的鄉土精神所軟化。『我們有了羅馬的臺衣，但也有一顆近代的英國的心』，和倫對於味錦尼阿斯這麼寫着。因為這樣的理由，所以

諾而茲雖然喜歡韻文，但他的戲劇却傾向幻想和喜劇而不傾向沉痛的演說，而這種喜歡直接表現而不尚高遠的理想底傾向，也許就可以說明他的對於婦女的佳妙的處置。

在和諾而茲同時代的愛德華部爾衛栗董 (一八〇三—一八七三) 底身上，更可以發現當時劇場底混亂狀態底其他證據，雖然是一個貴族，一個國會議員，一個具有非常的智力上和技術上的便利的作家，部爾衛並沒有美術的良知，在他的對於編製戲劇的第二次努力中間，他產生了十九世紀最流行的浪漫劇，如果說他曾經企圖去追求時代精神，那是沒有這回事的。他所接受而引為滿意的，乃是時代底虛偽的表現。他底傾向劇場是要去誇耀他底美術思想。當成功不復向他微笑的時候，他便和劇場脫離了關係。一八三六年被馬克里狄在卡芬特加登排演的他的第一篇戲劇雷耳公爵夫人是一種失敗。他便再寫里昂夫人 (一八三七) 去顯示他的能力，而接着復在一八三九年寫黎塞留或叛道 (Richard, or, The Conspiracy) 當他作成幣 (Money) (一八四〇) 一劇的時候，他對於舞台的興味便消失了。

里昂夫人具有一種為浪漫劇所必不可缺的功績。牠含有放浪形骸的生活。牠底和這個功績相反的一切瑕疵，如唯情主義，粗俗的表像，惡劣的韻文，和虛偽的設計等，都是無毫無價值的。那篇戲劇所以成功的緣故，是因為作者獲得了依利薩伯時代的作家底一種詭計，這種詭計是大多數的摹仿者所沒有留意到的。黎塞留是一篇較勝于里昂夫人的戲劇，因為牠底動機較為誠實，而牠底動作也較為切實，在寫這篇戲劇——這篇戲劇實在是一種人物底年譜——的時候，部爾衛具有摹仿羅俄（Hugo）底克倫威爾（Oronwall）底便利。除了去找尋浪漫的傳統底弱點而加以摧毀以外，部爾衛果實在舞台上並沒有何等的貢獻。

地位處于諾而茲和部爾衛之下，而在浪漫劇底進路上具有同樣的重要意義的，便是衛斯特蘭馬斯敦（Westland Marston）（一八一九——一八九〇），馬斯敦底著作生涯，籠罩着詩劇底衰頹以及新組織和新公式底勃興的五十年。當年輕的布勞寧正在很有希望地寫作戲劇的時候，貴族底女兒（The Patriot's Daughter）已被馬克里狄在德魯立雷因排演。他底後一劇底出現，正當騰尼孫（Tennyson）

受了厄貴底鼓勵而轉向悲劇方面退還的時候。因為他是不興奮的，賢能的，而且是個絕妙的工匠，馬斯敦便專心致力於英國悲劇底古代的尊嚴之保存。結果他便發現他自己已經和他底時代相隔離。雖沒有諾而茲底想像力，他却具有較強的社會意識。下面的幾篇戲劇都是涉及社會問題的：貴族底女兒，他底二十二歲時候的作品；心和世界（The Heart and the Word）（一八四七）；安布雷克（Anne Blake）（一八五二），一篇鄉土劇；贖命（A Life Ransom）（一八五七），一篇兼含歷史意味和鄉土意味的戲劇；以及惡鬥（A Hard Struggle）（一八五八），一篇散文劇。當他從事于歷史的悲劇——如斯特喇司摩（Sturminster）（一八四九）和馬利得美朗尼（Marie de Marnie）（一八五〇）——的時候，他並沒有成功。雖然從沒有成為第一流的戲劇作家，馬斯敦在好多年中間都處于極尊嚴的地位，而且以批評家和戲劇史上的權威底資格發生一種重大的影響。

把具有戲劇的和詩的價值的戲劇貢獻到十九世紀舞台上去的唯一的大詩人，便是羅伯勃勞寧、勃勞寧底傾向舞

台是因爲得到了馬克里狄底鼓勵。當一八三六年。愛溫一劇演畢以後在托爾斐德 (Talourd) 底寓所裏會見的時候，馬克里狄便請勃勞寧寫一篇戲劇，藉以免除他底一次美國的旅行。從這次會見中間便產生了斯德拉福，即高克里狄於一八三七年在卡芬特加登所排演的一篇戲劇。在以後的數年中間，勃勞寧很勤奮地寫作戲劇，但寫了六篇戲劇以後他便把對於被表演的戲劇底成功希望放棄了。

在十九世紀的一切詩人中間，勃勞寧最富於戲劇的天才。他決不是那種祇想做一個毫無同情的居間人的詩歌作家。澤洛爾德對於斯德拉福的評語，預卜「勃勞寧將成爲我們的時代中間任何人所不能企及的一個戲劇的詩人」，便從他底天資方面獲得了充分的保證。他對於人物底佈置，含蓄的對話，跳躍的動作，活潑的構造等都具有天賦的才能。他所以具有戲劇的意味，是因爲他所處置的乃是許多生命底泉源，以及這些泉源在人們底口中底表現。他所和一切時代的戲劇家相同，是因爲他對於人們底動作精密的檢查，並且設法去揭示他們的動作底泉源。

可是，在若干爲戲劇作家所應具有的最重要的性質上，

他仍然是失敗的。勃勞寧從不會設計。在他看來，動作底表面的格局似乎是不重要的，而且往往和人們底支配衝動不相符合。因爲這個理由，勃勞寧便把詩歌底階梯去聯接他在戲劇上所不能填補的空隙。他同時又因不能去完成他底內在的概念之外部表現而陷于失敗。一篇偉大的戲劇具有二種生命，——內在的生命，亦即較偉大的生命；以及外部的生命，亦即內在的生命之表現。勃勞寧底戲劇是富于較偉大的生命的；這些戲劇底外部的生命，如果不是完全缺乏，便是陷于脫節，紊亂，和不能長久持續。這些事情給予勃勞寧底戲劇以晦澀的外貌，而使那些對於戲劇要求——他們對於音樂或圖畫所不會發生的要求——一種直捷痛快的印象的人望而却避。

戲劇所涉及的，是否以一種不復滯留于表面的生活之表面的特徵爲限，抑或戲劇可以把當時最深奧的生活在形式上和實質上反映出來？我們必須先把這個問題予以解答，然後才能決定勃勞寧不是一個戲劇家。他所反映的一個時代具有複雜的內容，這些內容並不像莎士比亞所知道的那麼卓越而單純。除了去避免他底許多人物底道德上的謎

實以外，他對於戲劇再沒有較大的貢獻。在莎士比亞底戲劇中間，人們仍然有善惡底區別，有犯罪和得救底區別。在勃勞寧底戲劇中間，一切人們都是「最善者」，那種「最善者」底教義，亦即勃勞寧對於一切藝術的最大的貢獻，便使他和舊劇場底風格不能適合。那麼這種教義是否一定使他對於新劇場底風格也不能適合呢？當人們慣用道德的屬性去辨別人家的時候，這種基于可愛的直覺的人物描寫似乎是不適當的。像在勃勞寧底戲劇中間出現的那麼高尚的人物，那麼純深的靈魂，在其他戲劇中間恐怕從沒有出現過，可是他仍然也有欺詐邪惡的棍徒，仗義殺人的俠士，和巧言花語的女兇手。在他底戲劇中間，悲劇底泉源並不在于邪惡和仇恨。牠乃是橫臥在一種愛情上面，橫臥在一種或他種屬於幻想的動機之幻景上面。對於軟弱的人物的處置都要附以一種光明，但從不出之輕忽，彷彿他雖然希望去把他們作誠實的觀察，但不願意去譴責他們。若士坦司 (Countance) 底奸詐，岐阿比諾 (Chiappino) 底邪惡，背信的基伯特 (Gulbert) 懦怯的查理士 (Charles) ——這些都不是產生含有爭鬥勢力的戲劇的人物，他們在

十九世紀的舞台上都沒有地位，因為那個世紀正在非常切迫地向土地中間抓掘着，正在打起全副精神去照顧牠自己的目的，而沒有暇見天上的星辰。爲着那詩人自己，那種判斷是不能免的。那些正在使其他戲劇家底藝術趨于消滅的各種勢力，便使勃勞寧和舞台完全隔離。他知道他不能把他底最完美的強烈和淹博的思想給予舞台，所以他就把寫作戲劇底任務放棄了。

斯德拉福在一八三七年五月一日開演，以馬克里狄扮濱斯德拉福而以赫爾福息特 (Herfords) 扮演卡來兒夫人 (Lady Orléans)。那篇戲劇很受人家歡迎，但因為劇場破產底關係，不久便停演了。斯德拉福是勃勞寧底一篇預備表演的正式的歷史悲劇。他底主要興味並不在和查理一世底動搖的皇位有關的那些政治狀況，而乃是在于當時一般人所表現的思想。那些人物都是強固的思想底化身。祇有斯德拉福自己缺乏一種銳敏的目光。這個人，爲企圖去保護他底國王起見，和朝中的奸黨以及一種新秩序底不可避免之衝擊互相搏戰以後，變成了一個極端自棄的幻想家。那篇戲劇以無效的悲劇開始，即那個巨大的人物到處

陷入了網羅。牠在月熱 (Moon Glow) 中間結束。可是在此刻的批評家看來，可以和這篇戲劇並立的十九世紀的英國悲劇，除了辰奇 (The Oenoi) 以外簡直沒有。在那種顯露人物底思想狀態的有力的語調中間，勃勞寧爲戲劇造成了新記錄。

勃勞寧在許多可喜的預卜中間加入舞台。有若干時候，他用全副精神去寫作適合于表演的戲劇。在國王微克忒和國王查理 (King Victor and King Charles) (一八四二年出版)——這篇戲劇曾被作者稱做是「在撒地尼亞 (Sardinia) 的微克忒國王和他底兒子查理底生活中間一件福耳特耳 (Voltaire) 所謂「沒有結果的可怖事件」之藝術的結果——之後，復繼以德魯則茲底回來 (The Return of the Drusea)。這兩篇戲劇在寫的時候都曾顧全到舞台底要求。牠們都是僅有一幕；而且和斯德拉福一樣，牠們都含有動作和設計。在前一劇中間僅有四個人物，而且那篇戲劇對於言語底外表非常拘泥。因爲這個理由，那篇戲劇在特格上和幻術上都受了打擊。不管作者對於舞台的著作底努力，這些戲劇都沒有被馬克里狄認爲適用。

勃勞寧不復在舞台出現，直到一八四三年二月十一日名譽上的污點在不吉利的預兆之下被馬克里狄在德魯立雷因排演的時候。那篇戲劇雖然博得觀衆特底彩聲，但並沒有得到誠意的擁護。牠復于一八四八年被斐爾普斯在薩德勒爾斯 (Sadler's Wells) 排演，并于一八八八年被羅凌士巴勒特 (Lawrence Barrett) 在美國排演。名譽上的污點是被勃勞寧在五中間寫成的。不管牠底美麗的詩歌和橫溢的熱情，——這些便是迭更斯所竭力讚揚的，——那篇戲劇仍有不少的瑕疵。對於牠底優點的讚美決不能容許人家去對於那種不自然的佈局變爲盲目。那種境遇是不可能的，因爲牠劇場和生活雙方的熟練都被壞了。我們非但必須承認麥統 (Mortain) 替一個女人——他底一個秘密的情人——底手所作的辯訴，同時又須相信當這個辯訴准許以後，他還要秘密去繼續那種結合呢。那種境遇唯有靠着占卜，巧合，和重複的動作等的方法才能實現。關於工作草率的一個類似的非難，必然要加到在洋臺上 (Ta Bar-Iony) 一劇上面去。這篇戲劇是在一八五三年當勃勞寧對於舞台上的成功希望業經放棄以後寫成的。在人物與人物

之間並沒有勢力底流動。諾柏特 (Norbert) 和君士坦司 (Constantine) 間的幾場表演並不能稱為議論，更不能稱為戲劇的對話。牠們乃是戲劇的獨白之連鎖。那種動作是游移不定的。一個人儘可以不——而且實際上並不——要求一切動作都以外部的和肉體的為限，但他必須要求如果把動作放在思想中間表現，這種動作是應當確定的。

可是，如果名譽上的污點和在洋臺上因為材料底處置底不善而陷于失敗，科倫伯底生日 (Columbe's Birthday) 就沒有這種缺點。同樣，在這裏又是一篇在舞台上沒有十分成功的戲劇。牠在一八四四年被鮫因所拒絕，直到一八五三年才被斐爾普斯排演。可是像科倫伯底生日所招受的那種失敗，不能不歸咎于近代的劇場，因為牠不能把牠底設備擴張到戲劇藝術底最高階段。那篇戲劇是用一種蘊藏着社會意味的遊戲的幻想去處置當時的靈肉問題。牠是一只人們的思想——他們的野心，他們的愛情，對於良心的追求——所織成的單純的故事。第一行便把動作開始。末一行便把牠結束。在首行和末行中間是沒有一行可以省略的。那構造也和佈局相適合。絕沒有殘缺或割裂底表示。

斯德拉福和科倫伯底生日都是勃勞寧底成為一流戲劇家底保證。對於盧利亞 (Luria) 勃勞寧便把在舞台上成功底思想放棄了。因為完全超越舞台的軌道上運行，那篇戲劇便失掉了牠底實在性。一顆靈魂底悲劇 (A Soul's Tragedy) 和匹帕底經過 (Pippa Passes) 是勃勞寧對於舞劇著作的最後努力。在這兩篇戲劇中間，他把他以前所賴以約束他自己的那些規律完全打破，而對於他的談諧和幻想予以放縱，一顆靈魂底悲劇共有二幕，第一幕是描寫奇阿比諾 (Chiappino) 底生活的詩歌，第二幕是散文，而所用的言語是和思想適合的。牠是一種馬基雅弗利式 (Machiavelian) 的研究，「一切都是譏笑幻景底消滅」。第二篇戲劇顯露了作者底幻想底豐富和自由，對於這種幻想，他不復用嚴格的藝術底規律去限制了。雖然「不是舞台劇」，匹帕底經過含有至少可寫四篇戲劇的材料，而且那種處置全含有戲劇的意味，雖然不能和舞台底需要相適合。

伴着一八五一年馬克里狄底退休，一種對於古代傳統的堅強的擁護便告終止。這時候便發生了社會學的麥羅劇和景色劇。馬克里狄底繼承者查理士 岐因，頗能順應潮

境而應用新原理去排演莎士比亞底戲劇。查理士岐因是悲劇家愛德曼岐 (Edmund Keen) 底兒子，他在一八五一年擔任倫敦普麟塞斯劇場底主持者，並且創立了十九世紀排演莎士比亞底戲劇的最出色之計劃之一。排演家底地位而論，岐因是效忠于浪漫劇的，對於這種戲劇的處置，他應用兩種原理：一種奢侈的佈景一冊。依照考古學底標準去規定劇情和服裝的法典。這兩種原理都不是新鮮的。

普隆社在一八二三年已經替聖布爾底國王約翰一劇規劃服裝并監督排演，而他底一八三四年出版的英國服裝史已經成爲一種舞台底參考書了。威廉黑茲力特 (William Hazlitt)

(*) 在對於英國舞台的觀察 (A View of the English Stage) 中間曾經說過：「改變莎士比亞底戲劇的唯一的規則是在

把若干認爲冗贅或陳腐的章節省略，但並不能有所增補或變易。」岐因把這些理當做是一種聯給浪漫劇底委枯的本質和他底觀衆底較新鮮而較直接的興味的方法。他對於莎士比亞底戲劇——這些戲劇他演得很多，而且布置得非常顯赫——的排演是勝利的。在每次開演的時候，他刊行一種編案 (Fly-leaf) 去說明那種表演所根據的原理。在他

以浪漫劇底買辦底本所獲得的成功中間，岐因並沒有覺察他正替浪漫的傳統底終結傳播消息呢。

當岐因在宮主戲劇開始他底政策的前數年，斐爾普斯于一八四四年五月二十七日在易茲令吞 (Talbot) 開設了薩德勒衛爾斯劇場，而且希望最後能夠「使他成爲一個模範劇場——一個能够把我們偉大的戲劇的詩人底作品作公正的表演的場所。」雖然對於新要求並沒有屈服，斐爾普斯靠着他的氣魄底雄偉和對於古代原理的篤信，仍然獲得了一部份的成功。他此刻所以被人記憶的緣故，是因為除了本孫 (F. R. Benson) 以外，他所排演的莎士比亞底戲劇要比十九世紀任何其他的劇場經理爲多。他在一八六二年停閉他底劇場。

在十九世紀底第三季，莎士比亞底戲劇在舞台上陷入了衰頹狀態。經理們紛紛怨訴，說那舊的合法戲劇已不復爲公衆底口味所容許。「工細」劇底一個新學派已經從海峽底對岸侵入了英國。本國的戲劇家正在新的和平庸的題材上面運筆構思，而希望靠着爲浪漫主義者所從未夢見的方法去提高這些題材底地位。在斐爾普斯以後的數年中間，

發生了考斯道夫勃魯克 (Gustavas Brooke) 低青白藝術 (pallid art)，直到被斐喜忒 (Feinler) 底對於漢姆列德 (Hamlet) 的詩歌體裁和麥羅劇式的翻譯——在表演的時候漢姆列德戴着一束美麗的假髮，而且沒有昂行偃步底氣概——所掩蓋。斐喜忒底辦法雖然風行不久，但他已經把「高貴的羅馬人」底學派予以終結。「莎士比亞究致失敗，而擺倫兒致破產」，部栖科曾用這句話去指示一個時代底末落。在這些情形中間，岐因底後裔厄責又替詩劇造成了一種短期的新風尚，藉以鼓勵年老的騰尼孫去對於一種不相熟的藝術一獻身手。

正和馬克里狄替勃勞賓負責一樣的意思，厄責便替騰尼孫負責。但就騰尼孫而論，寫作戲劇已經是一種後悔，是一個已經做過了牠底持久工作生活中間的一種後起的任務。騰尼孫底戲劇底值得注意的地方，是因為牠們可以表示他在老年時候仍然具有一種蕃生和試驗的思想。在心靈方面，牠們顯露了他底韻文底特徵，——道德的實在性，對於貧人的懇切而毫無虛飾的同情，以及一種從不會變成狡猾的適當的描詞。可是如果把牠們當做舞台劇來觀察

的時候，我們對於作者就沒有了一句恭維的話可說了。那些劇在開始便露出強制底色彩。牠們乃是一個老練的作家對於一種不習熟的手段所作的練習。那些短劇如鷹 (The Falcon)，酒杯 (The Cup)，五月底希望 (The Promise of May) 等，唯有去和陸舍 (Musset) 底許多幻想比較最為得體，而且也唯有這樣一個比較最能把騰尼孫不能成爲一個戲劇家底真相顯露出來。

騰尼孫底值得紀念的主要貢獻，是在於他底歷史的悲劇，即皇后馬利 (Queen Mary)，柏刻特 (Becket)，和哈羅德 (Harold)。這些戲劇中間祇有二篇是開演的，第一篇于一八七六年在來栖安 (Lyceum) 開演，而柏刻特則于八九三年在同一劇場開演。這些都是從英國史——對於這個領域的處置，詩人中間唯有騰尼孫才有那種雄偉的不列顛的筆緻——上得來的戲劇。牠們中間的每一篇都含有聖教的元素，這種元素便是騰尼孫所認為和戲劇的效果相接近的。在歷史的插話和人物處置方面，那些戲劇都表示出對於歷史精神的忠實。但牠們全沒有把生命去賦予歷史。牠們好像是一種摹仿的藝術中間底許多機械的練習。在

這一切戲劇中間具有戲劇的生命的唯一表演，便是柏刺特底開始的一場，在這一場中間國王和柏刺特正在下棋，而為未來的鬥爭底預兆。作者不能把他底動作在他底許多人中間分配。柏刺特底上台時間太多，而他底多次連續的表演缺乏了頂點。當騰尼孫進行設計或摹仿依利薩伯時代的喜劇的時候，他底戲劇便降到了第二等以下。皇后馬利和哈羅德甚至比較柏刺特更為失敗。前一篇戲劇底錯誤，是因為牠盲從了莎士比亞去把社會各階級分做鄉愚、平民、紳士、和國王。對於腓力 (Philip) 這個人物的處置也不適當。雖然在戲劇方面沒有成功，哈羅德却具有一種特色，即那篇戲劇底性質頗能始終保持着英國初期的各種野史底色彩。

厄貢是較舊的排演制度底最後代表者，他底克享盛名——我們在後面的一章中間可以看到——是靠着他的對於劇場底尊嚴所給予的貢獻。騰尼孫底戲劇便代表了一種英國浪漫戲底日落時候的餘燭。

論語半月刊

林語堂主編

第二期出版

△論語

哲學理論學和心理學上的新發見……沈有乾

小順子珠兒瑪喇……全增嘏

阿芳……語堂

舊劇革命……邵洵美

恐怖……潘光旦

雨花……鳳城

不亦樂齊隨筆……衣萍

子不悟……怪力

△幽默文選

書報春秋……韓志孫

△羣言堂

賣國救國方策……錫童祐

編輯後記

卡吞

上海九江路中
中大廈十九號
中國美術刊行社發行

悼馬師母青玉

朱明

馬師母，諱青玉，比國女士，勞大教授馬壽徵先生之夫人也。馬氏留學比國十餘年，與師母結縭而歸。師母乃一歐洲受高等教育，才德兼備之女子，遠離雙親，兄妹，而與一異民族刻苦自持之留學生涉重洋臨異土，甘與共患難，樂與同艱苦；其愛篤，其志堅其行尤潔。馬先生歸國後，執教鞭于勞働大學農學院，師母亦隨之過教書生活。時在民國廿年春季農學院，由江灣遷至吳淞泗塘橋，地處鄉僻，交通極不便利，師母仍不辭勞辛，由上海至吳淞鄉下授課。校中同學以一西洋如此優秀高尚之女士，竟樂與我們聚，深引為榮幸。時師母不善華語，輒口講指畫，盡其循循善誘之能事，同學均深感焉。次年王景歧氏長校，馬先生被任為農場主任，師母即捨其繁華鬧囂之城市生活，而臨此靜僻幽閒之鄉村。馬先生以在比習農十餘年，此次歸國，正欲在農事實際上圖有所貢獻。時勞大農院以限于經費，設備甚簡單，場亦因歷史過短，面積甚小。僅有

住屋一廬，農具室一間，花房一所，農田三百畝。其中且有不少荒地。馬先生到後，即從事墾荒，深耕，選種，試驗等工作。督促工人，樹立規模，甚為忙碌。師母勤勞治家，撫育幼女，對農場辛勤之工人，竭盡其慰勞之工作。蓋師母性極慈愛且能耐勞，尤敏感覺。終日操勞，不以為苦也。農場工友有病者，親為之看護，偶有手足受傷者，親為之洗滌。農場工友受師母如此待遇，無不感激涕泣。自此農場無懈工者。同學們于每日農場體力工作之餘，輒至師母處，師母或奏歌曲，或講故事，視同學如家人，以此，故各同學受課外之益，遠逾于在教室內者。不幸于民國廿年，上學期，學校因勞中之風潮，致全未與聞之多數農院同學，亦慘遭解散，在飽經顛沛備受風波的我，已司空見慣，暫時隱忍，因離家路遠，只得遷居鄉間，靜待解決。時師母眼見此種現象，深表同情。夏日田間，野草蓬蓬，工作甚忙，我們深感師母之為人，願為幫忙，一以儉

練體力，一以養成勞動精神。終日與師母操勞于田野間，欣欣樂樂，月餘暑假，若似一朝，秋季開學同學淘汰四分之一，我等之得重新登記進校，師母與有力焉。自畢業同學去後，校中不復招生。故住校者僅廿八人。同學人數少而師生會晤之時多。個別之認識既清而過從亦密。不幸于開學數星期後，馬先生鑑于環境惡劣，經費困難，辦事掣肘，憤而辭農場職。同學雖明馬先生之苦衷，但無力為馬先生解除困難，即農場工人亦深引為可惜，更不忍別，集資購紀念物以表歡送。同學中習法文者，即欲借此機會以求補習。師母亦樂以多餘之時，使同學有所進益。師母素嗜音樂，備有天才，以平日節衣縮食之費，購一鋼琴。同學喜音樂者常就學之。師母經農院師生之再四請求，遷居于校舍內，蓋此窮僻之鄉村，風景絕佳。廣漠之農場，一碧萬頃。綠蔭村落。尤呈幽趣。異奇花卉四季不絕。尤以菊花有千餘種，曾開會展覽，負名一時。師母身處其間奏清脆幽揚的琴聲，蕩漾于四週，寂靜的空氣。我等聞此精神倍覺舒快，增進求學之效率不少，至九月十八日日本強佔我東北後，同學們甚為憤慨，後遂罷課及至開市民大會

時，我亦曾參加。師母用草飾日本鬼，警示中國最大之仇人為日本。自是國難愈演愈烈。我所在元旦擴大宣傳會時，師母領導我等唱歌隊，唱法國國歌。此曲頗能激勵我等愛國之勇氣。蓋今日之中國正如普法戰爭時之法蘭西也。迄滬戰開始，我正自南京實習歸，眼見難民遷徙，知大戰難免，念我等所處之地位，前為大海炮台，後為大場楊行等地，兩軍必爭之地。日軍對中國學生。恨之刺骨，將來戰事擴大，我等只有坐以待斃而已。力勸師母往滬。後戰事愈見緊張。直至國際調停休戰之時，師母乃與馬先生由吳淞坐船，至法租界。而同學因江灣迄無消息殊為恐慌，至最後一日下午事務員李俠民始自江灣歸，謂校長已借中法藥科宿舍暫住以為避難所，當日以時過晚決于翌日起身，次早，我等剛至吳淞，見日本飛機數十架，突然自東飛來，巨然發聲，大有掩蔽整個天日之勢。而十九路忠勇之軍隊，正辛勤掘戰壕，其軍官見勢不佳，即下令曰速避屋簷下，否則即將炸死，我等驚惶，不知所措，遂同擁至屋內，待飛機飛過，軍士仍掘壕，我等以危急迫在眉際，不計船資之昂貴，匆促坐一小船，頓時人滿，擁擠異常。

剛離岸，則見日軍緊急馳而至，其兩旁站滿着綠色制服之敵軍，虎視眈眈。實彈作放射之姿勢，我等視此驚駭殊甚，幸彼不及察知我等為學生，實施射擊，否則早已死于敵彈。葬于魚腹矣。誠不幸中之大幸也。數秒鐘後，綠煙衝天炮聲隆隆，敵艦已與炮台開火矣。至十六舖上岸，我等度此危險，如夢復甦，及至中法藥科宿舍，我住浴室旁樓下且被蓋不足夜風殊冷，其中一室住卅四十人每日由學校發給小洋二角度日，我且不願盡用完。生活之苦豈近日上海跳舞廳執袴子所能夢想耶？師母聞吾等情形，日疾心傷，彼自身雖與馬先生住一小亭子間，同一女與一小學生（金爾成之姪），彼等在歐洲，未至此境地，蓋比國在歐戰時，亦在德國蹂躪之下也。我等每日常閱報載十九路軍勝况，聊以自慰，吾等知此戰亦能稍振民族已死之人心，回憶我自身，亦曾參加國內戰爭，受革命之訓練，此正我報國之時，但為團體行動之限制，不能親臨戰陣，後有女同學担任救護工作，我等亦在中法藥科夜間幫助製防毒器，蓋此時戰鬥最烈，日軍有用毒氣之說，我等深痛中國科學不發達，彈藥之製造不能趕上敵人，雖有熱血神勇，何

能濟事于永久，深感中國教育之缺點，在學自然科學無實驗精神，且一勞動為恥，致現代教育衰頹至此，我身為勞大學生，不能有所挽救于萬一，深為慚愧，願現任教育之實責者，急起注意之。此後日本繼續增兵，我方以內部之紛歧，名為謀統一，實則各謀自利，戰又無精良之器械，待恃此一時激起之勇氣，故不久江灣失守，後又以援兵不至，大場嘉定瀏河均告失守，迄至三月，和議之說漸盛，于是吳淞至上海復通汽船，交通漸漸恢復，聞江灣我校之精華，全部被燬，痛心之餘念及吳淞地處鄉僻良不易得一消息，師母以學校之圖書儀器，馬先生在比留學之書籍及行李鋼琴等全部家產，均在吳淞，甚欲往一觀焉。其時我同學亦以數年之成績書籍行李亦均在吳淞甚為關心，苦無機會救出，時師母于法報知日人之心理，在戰區表面上尙冀取得國際之好感，師母以一西洋女子，欲利用此機會，冒險至吳淞一探實況，但馬先生同行，恐有不便，且恐引起日人懷疑，師母以我平日尙機警，且通彼言語，馬先生要我飾中國之工人，同師母行，我當日得此機會，喜樂欲狂。翌日七點鐘即偕與動身坐庭九汽船，沿途見列強軍艦

，聳立于黃浦江中，巍然如踞虎，見日艦上之綠衣軍人，回憶當日景像，慘然者久之。師母當船頭，冷風悚然，忍受而已。旋隨蘆蕩浜，見日騎兵大隊駱駝飛馳于綠蔭行道樹下，其步伐之整齊，爲之肅然，迄臨吳淞，見屋宇頓改舊觀，僅餘灰燼瓦礫，盡成焦土，慘不忍觀。乃與師母上岸，吳淞隨處皆見紅日旗，中國人有以爲護身符者，可恥！中國民族，不識國旗之重要。遍地皆瓦礫，不識途徑，順波向北，行至鐵道處，見車站吳淞中學及中央醫學院均被燬破，不識其本來面目。後見有馬路一段爲一炸彈炸成巨壑，深數丈，至同濟大學，觀彼處亦無完屋，壁孔如蜂窠，旋過三官堂，至農場滿目淒涼，無人看守，我等數年來親與整理漸見頭緒之農場，經此數月之荒蕪，花木凋枯，雜草叢生，田中且增有新墳，回憶往日盛況，傷感隨之。師母謂我，彼深厭都市繁華之生活，在鄉間可安靜相處，誰知今日，竟成永別耶？迄抵泗塘橋，河之兩岸，盡是戰壕，橋被軍隊折毀，鄉民用一板連接之。師母穿高跟鞋，我以手攜渡河橋頭，有製麪者，頗相識，問戰時情形，甚表歡情。及至學校見校前之女生宿舍被炸彈炸毀，其餘

均安全如故，內有警士工人共三人，見吾等來，甚喜，談戰時情形甚詳，師母亦講中國語，謂此次我等來時親至比國領事館，領護照告以丈夫爲中國人，比公使稱彼爲一可憐之女子，師母殊不爲然。我與師母習法文時，曾告我謂彼家中母親尤愛中國人。馬先生在彼家時，見彼甚能忍耐，「刻苦用功，」爲人又誠實，故特愛之，我問彼對一般中國人的感覺如何？彼稱中國人爲天性和平之民族，然我心竊以爲中國國內連年內亂，盜匪橫行，一般軍閥政客利用青年作無謂之犧牲，有何和平之可言？唯一般下層勞動民衆痛苦，達于極點，欲謀真正之和平，而不可得，國事觸塘至此，曷勝痛心。夜間即睡于校內，以如此廣漠之農場，寬大之校舍，僅我數人，倍感孤寂，師母睡于破床爛被上，以彼處西洋物質生活何等舒適之歐洲女子，處此境地，不能成寐。我即在其鄰舍一工人床上睡，雖有傷感，然以過于疲勞，頓被迫入睡夢鄉。翌日早晨，師母起床甚早，我亦爲之驚醒，工人作早餐同食，雇數小車載書籍行李等重要物件而歸，運至吳淞，雇一小船至上海已下午五時左右矣。但頃馬先生來接，始將各物送至其家，遂與馬先

生重去一次，此乃我與師母最值得紀念之事也。計此次至吳淞，日軍在我船到岸時，略一檢視，及我等回滬時路過一日日本便衣隊，持紅日旗，見師母以爲一法國女子，向師母行一鞠躬禮，師母不知其爲日人，由此可知日人對西洋人之有禮貌，致有今日在國際上之地位，吾國民宜深自反省。後時局漸告平靜，國際調停，日本撤兵成爲事實，我學校已準備正式開課，數易校舍，最後至拉都路住。同學均相繼而至，同學深感勞大生命幾年來無一日不在風雨飄搖之中，在民國十八年我們進校時，農院院長爲李亮恭先生積極圖謀發展，增加實驗室，儀器，設農產製造室，修馬路，闢農場，增添圖書農場工作，及課程均十分緊張，我等在其時之精神，亦十分振奮，師生感情，亦甚相得，以爲我們自此穩定勞動大學之基礎，爲將來中國樹一造就建設人才之場所。自勞大停止招生等風潮起後，我姓名譽掃地，精神亦漸委頓，愈趨愈下，蓋優良教授與職員捨此而他就者極多，因此一蹶不振，我等亦嘗與馬先生談及，欲使農院恢復，民國十八年時的精神，仍以李先生回校，此爲同學一致之希望；惜乎同學亦目觀此情形，敢怒而不

敢言，因現在環境之惡劣，公道正義，常爲惡勢力所屈服也。師母常勸馬先生與我等力自隱忍，以爲息事寧人計，慈愛之懷，我等至今仍認爲金石之遺言。當我校停辦之命令到時，農院師生一致憤慨，認勞動教育之生命，不可中斷，後以教育部認爲一時限于經濟，恢復須待來年，同學們于八月三日領取旅資轉學，馬先生亦以長江西第四農校聞。以是同學星散，我初住在吳淞，繼遷居江灣。于八月十四的那天，我還到上海見師母。她面上生有紅腫之疔數處。不以爲意。彼尙問我住何處。其和愛親熱的儀容，至今尚深印在我腦中。誰知今竟成永訣。在八月廿二日高宗彝同學來晤告訴我吾師母馬青玉女士于星期日（約八月十三日）因傳染腦膜炎而逝世，噩耗傳來，曷勝駭異！過去之印像，復現于腦中也。想師母之爲人，誠現代不可多得者，多才多藝，學問道德，何等高尙，爲識師母者所深知。尤其有一顆赤熱愛人類愛萬物偉大的心，有光明純潔的靈魂，我嘗稱彼爲聖母瑪利亞。師母家宗天主教，觀師母之家庭，如母如妹，均具有慈祥惺惻之儀表，師母之性，亦家庭教育有以致之乎？師母之死，馬先生痛不欲生，與

留二女：一爲二歲，一爲月餘，留此無母之幼女，汝亦知其將來之痛苦乎？我同學失去師母，如失所依，師母之愛，將永離地上乎？握管至此，不忍再寫，想師母目覩我民族遭禍之蹂躪，我校受無故之摧殘，馬先生處艱苦之境，師母忍受種種苦痛，而以博愛施于近師母的一切的人。師母一生是如此的師母，如日光鐳鏡常發愛情之光照于萬物，使萬物有生氣，師母死了，師母之愛，是不死的；師母將在天上，永久在天上，使我們永遠望爾，祈禱天主賜你長生的永福，馬先生我希望他不要過于爲你悲傷，只要他將你給他的愛，轉交給世界上一種窮苦無告的人，犯罪的人，生病的人，使他們由你的愛而感動而生生不息，我更願接受師母的愛，去忍受各種的痛苦，脫離一切的罪惡，光明永遠照在心頭，將師母的愛，普照到世界上。民族到了今日，已危急到了萬分，只有真愛才能挽救。我最後的總結：師母一生，是具有忍德與愛德，他忍受在中國種種苦痛，從來不說中國人一句壞話，沒有一個仇人。馬先生是個誠實的人，他愛她，愛她到死。愛學生，愛工人，愛小女，愛一切的人，愛狗，愛貓，愛一切的生物，

他忍受勞苦，他忍受窮困，他忍受閒言，他忍受一切。師母現在還祇有廿一歲，這樣年青的好人，爲什麼死得這樣早？孔子悲顏淵，好學，不幸短命死矣。世界這樣的好人，怎樣會早死呢？我唯有朝夕祈禱，願上帝降他的福，賜他升天堂，賜他享長生之永福。

朱明 九月六日

文藝茶話

第三期 張生

「文藝茶話」第三期登載「柳亞子自傳」。這是一篇很出色的文字。徐仲年翻譯其夫人書珊女士所作「上海」一文，曾仲鳴，林庚白，郁達夫，徐梗生等均有詩歌作品。

廬山避暑

孫福熙

六 清涼則有之

牯嶺旅行社介紹我們到清涼飯店居住。到了牯嶺市，還是腳比頭先的拾上去，到了清涼飯店。因為他高出市面的緣故，所見很多，還可避免塵擾。還加這地點很好，門對兩峯缺處，正可眺望九江與長江的一角。

踏進清涼飯店的門檻，第一句聽到的是：

「先生！房間沒有了，這幾天哪裏還有空房呢！交通旅館，雲天旅館，家家都滿，六十四號，九十六號，外國旅館也都滿了。對不起得很！」

我想把踏進去的一隻腳抽回來，却已來不及。立在門前做僵子，也是沒有辦法。

「先生裏面來坐坐不要緊，如果沒有女眷還好想法子

「兩位女客坐在地上。」不等我回答，一位旁人就這樣說出來。確實的，雪亞與乾女兒坐在旅館門口的石階上，因為上山時好做英雄，從轎子中走出來自己爬山，與路中的小姑娘們比賽，現在是辛苦得不能站立了。

聽到兩位女客坐在地上的話，旅館的老板娘走到門口來看，而且動了測隱之心，他說。

「有一間房間，不知道可用不可用，請你們來看看。」走上樓梯，在屋頂的斜面底下，有一張床，坐着頭燈屋頂。頂上一個小窗，留以通氣。旁邊是一頂桌子，上面有大鏡紛盒花露水類之類，可以知道這是老板娘自己所有的最後一間房了。

可是床只有一張，而我們人是四個。不過有了一間房子做根底，主人留我們暫且在茶樓飲茶休息。

這茶樓是飯店以外擴充的，名為望江茶樓，茶樓並不寬敞精雅，望江則名實相符，只是這一點，着實使人滿足了。

我們就在這茶樓中飲茶，放下行李，吃起火腿雞絲麵

與冬菇素麵來，而且就在這茶樓中閉了眼睛睡去了。

覺之與我同到別處找尋房屋，確實沒有得到較好的。於是回來，又在這茶樓吃午飯。

旅館主人說又有一間房子可以想法子，請我們去看。

這一次不是屋頂而是地下了。厚重的石壁中有一個通風洞，高低不平的石頭地上，有一張板床，可以睡兩個人。老板說還有一張行軍床可以擊來，又可睡一個人。還有一個人睡到那裏去呢？有一個木架子，像書架的式樣，據說也可以睡覺的。是的，這個木架子，說得好一點，好像輪船中的統艙床位，上下層都可睡人，然而上面滿是灰塵封閉的器物，結果，遮上一張藍布了事。

這個臨時床舖上睡了一位哲學家會覺之。

窗洞中涼風陣陣吹來，涼景够涼的了。我們既然是來「避暑」，涼快了就沒有話可說了。在茶房住的石洞裏睡覺，在「廬山避暑」的美名之下，向什麼人去算帳呢！

七 王家坡觀仙浴

今年廬山無雲雨，要尋涼快，只有跑到泉水中去洗

浴。

聽說王家坡有瀑布，而且有美好的潭水可供游泳，所以冒烈日，不惜爬山過嶺，走十多里路去追尋。從粘嶺出發，初尚平坦，經過小天池以後，直向山谷下降。曲徑縈旋，不禁流汗浹背。

驟聞谿水澎湃，則見板橋如畫，架谿石上，不勝縹緲雲虹之感。到了橋上，見谿邊巨石磷磷，如虹光閃爍。沿谿行，忽離忽接，至一茅屋邊，路不通行，即在茅簷下休息飲茶，鄉女告我以路徑。於是，撥開叢草，尋得泥路而下。這就是剛纔所見的谿流了。還沒有到水邊，只聽得水聲沖激，千丈水練，投入萬丈深淵。

曲折行百步，果然是一片瀑布，雪白的傾瀉碧水潭中，卻不見潭水加滿，而這瀑布有如愛情傾注，永不間斷。

正在默視中，忽見男女一行，飄飄仙意，耀我眼前經過，走向山頂而去。

他們是都換了彩色的浴衣了。從山頂下來，第一個是紅衣，第二綠衣，第三藍衣，均四肢裸露，壯健而美麗。三人由長而幼，好像是三個姊妹。其次是衣橘色者，銀色

冠下，雙眸靈活，綉齒皓潔，其莊嚴與羞澀，遮不住淺然一笑。橘色衣上，胸前繡一紫燕，如果我的話是說錯了，那是我不敢直視這窈窕的天仙之故。再後是羣仙之長，白色羽帽，青白相間的浴衣，豔麗與喜悅，率領全隊跳入碧水中游泳。最後是男子們，亦一擁入水。在我們凡界是男子占一切之先，在仙界則女先於男。

這羣仙男女，個個都善於游泳，綠水清澈，透露出水中的個個肢體，如一羣彩色鴛鴦，競渡天河仙地。他們頃刻都游到彼岸，在瀑布之下沖洗。我的炎熱的身上心中，看了他們的沖洗而給我萬分的涼爽。我入地獄，代人受苦；藝術家做美，使天下人都得美的滋味；甜苦滋味，本不必人人親嘗也。

游泳幾回，笑語與美妙的姿態充溢這大自然的眉山眼波之間，我萬分喜悅，恨不得立即報告人們，來此共享眼福。

浴罷，羣仙團聚飲食，他們所餐必為瓊漿玉露，倘若儉飲些許，必能永飽，必能長生。然而，他們的游泳，使我同受涼爽，他們的味嘗，使我久不饑渴，用不着勞勞儉吃。

忽然間，雲封山嶺，雷聲震撼。我猜測是將有什麼變幻了，羣仙們由水邊起來，魚貫而行，先順路流而下，各飛躍羣石間。至一大塊巖石，上有七十八歲老人陳三立的題字，羣仙坐臥談笑，極盡和樂。不久，又飛躍而上，循山徑探尋水源，遙望山頂，如燈線一行，如蝴蝶雙雙。

大雨到了。我立即躲入巖穴中，不見羣仙蹤跡了。

雨漸止，我又探頭巖穴之外，只見仙子們又嬉嬉下，但一步一跌，似狂似醉，又似觸犯神怒而治罪。其中一人，俯首屈背，手執書本，常被他們尊為「教授」者，也重重的滑跌一交，似乎滑跌也須以他為模範的樣子。

此後則圍坐水邊巖石之上，相互的繪畫肖像，并對瀑布作畫。

一直到了他們再換衣服，由教授執書在前引導而去，我如大夢初醒，想念我的初志，想念世上多少在炎熱與勤勞中流汗的人們，我豈可終日觀仙浴，了此終身！

疲倦萬分中，勉力支持走回來，即將經過情形記述如上，並非戲弄無謂的筆墨，但求以一點涼爽的感覺，遙寄給炎熱與勤勞中流汗的人們。

遊覽舊都

曾仲鳴

審者兄：

我於十九年十二月離去舊都，如今重來，已隔十八個月了。分別了許久，偶然閉目，就見到北平的景物。我覺得北平是我國文化的結晶，規模的偉大，湖山的明媚，在世界的都城中，可算是數一數二的名勝了。我記得十九年多，我從舊都南下，回到香港的時候，坐對遠山，臨風北望，心裏懷念古城，無時或息，曾吟一詩：「山勢崢嶸從海出，却將濃影壓波瀾，別時肝膽重逢在，却後滄桑欲話難！秋暮遙憐稀故色，雲多忽若長新巒，朔方冰雪前宵夢，拂袖西風亦淺寒！」如今重至種種名地，真如復逢許多舊友們，樂不可言了！

在這許多舊友們中，最使我關心的，便是中央公園。這公園有參天的古木，有幽靜的曲徑，有清溪，有小岡，固然可以引人流連。但在舊都裏，可使我們欣賞不已的，亦不僅這一所中央公園，何以我獨留戀於此呢？人的感

情，是不能以道理解釋的，我每自問，我亦不能回答。我從前——十九年——在北平，由七月至九月，每日無論如何匆忙，都一定去中央公園散步，吸新鮮空氣。走得疲倦了，隨便選一片石休息，聽樹邊的鳥唱，看天際的白雲，幾乎不知此身尚在塵世之間。有時，從花葉扶疎裏，望見一二嫋嫋的秀影，更使人神往。到了那年的十一月，我的心身稍暇，每次往中央公園，亦得偷閑多坐。一日，秋雨新晴，竟留至薄暮，人靜境清，吟成一詩，現在再寫出來給你看看罷：「淡陽橫壁樹橫欄，如此寒光未覺寒，暫暖園林秋氣薄，忽晴景象鳥聲閒，湖山微白殊堪夢，松柏猶青不厭看，寂寂空亭忘坐久，照人新月破雲端。」

我對中央公園的情感如何，你可想而知了。

中央公園裏，尚有一件可愛的事：——你若坐園裏，對一杯茶，閒坐無聊，便有許多報販，將一大堆小報畫報排在你的面前，給你觀覽。待你看完之後，他們將原件收回

，只要你酬勞他們幾個銅板，他們已極滿意。這種『租報』的方法，在報館方面，自然受鉅大的損失，但在閱報者方面，却得了許多的便利。

這裏還不容易見到我們的『小貢獻』，你應該想想法子，請『小世姪』也來游覽舊都，尤其要和我們一樣，時時到中央公園走走罷！

弟仲鳴上

北平六月二十一日寫於中央公園

黑暗中的大樹

春苔

在南洋久住的人，愛講巨大動物的故事。有一次，他夜間去打獵，追趕得很有點疲倦了。碰巧的，在草堆中見到橫臥的一條大樹。他就坐了下來，摸出煙來漫漫的抽煙。不知道是疲倦有點恢復了的緣故呢，還是偶然的結果，他覺得這條樹幹的皮面，完全是整齊的鱗片，擦了火柴，細細的考量一下，這株大樹，原是一條大蛇，他吃了整個的鹿豕之類，橫躺在草叢中慢慢的消化。

新時代月刊

曾今可主編

第三卷 第二期

△文

成功與功名

一九三二年中國新興戲劇運動之展望

懷慘死的劉夢瑩女士

△小說

雨

文藝風景

退伍

阿和

旅伴

社會落伍者（高爾基著）

三個大學生（續）

△新詩

讀承道的詩

我底心

△文壇消息

世界最近文壇

國內文壇消息

上海武定路紫陽里

新時代書局

曾今可

土悲蟬

盧劍波

崔萬秋

沈從文

王墳

曾今可

沈紫曼女士

艾蕪

楊昌溪譯

袁牧之

柳亞子

曾今可

潘修桐

雲裳

南華評論

第三卷第八期

卷首語

石泉

時事述評

英內閣閣潮

文

甘地絕食爭賤民階級選舉權

古月

國聯前途與中國命運

致平

關於最近時局之談話

汪精衛

東北鐵路問題(二續)

曾仲鳴

十字架前請黨人們懺悔

重開

紀念國慶

萬民一

改革中央政治制度的管見(續)

萬仲文

最遺世界經濟恐慌之一瞥

石泉

代售處各地大書局

每星期六出版定價每册三分

南華評論社出版

社址 山東路D三二〇號

電話 九〇八六四

南華文藝 第一卷 第十六期

中華民國二十一年八月十六日出版

主編者

會

仲

鳴

出版者

南京新菜市五十四號
南華文藝社

總發行所

上海環龍路花園別墅二十五號
嚶嚶書屋

代理者

各省市各大書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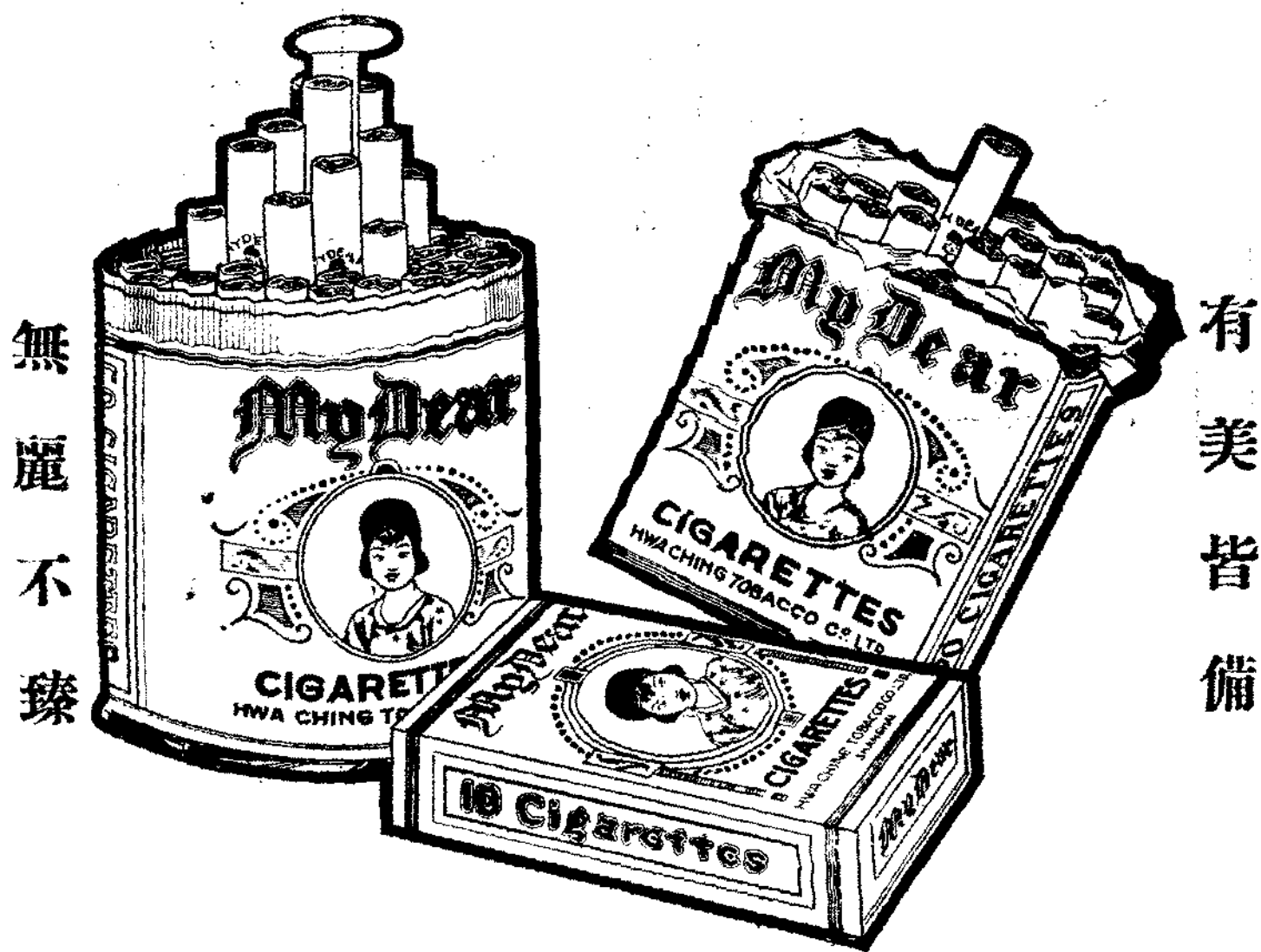
本刊價目

零售	每	期	一	貳	角
預定半年	十二期	一	貳	元	
預定全年	廿四期	肆	元		
國內郵費在內國外每本另加一角五分					

本刊廣告價目

面積	一期	三期	六期	十二期
全面	十二元	三十元	五十元	八十五元
半面	七元	十七元	三十元	五十元
四分之一	四元	十元	十七元	三十元
封內及底外均作特等地位照表五倍收費				

美麗牌香煙



無
麗
不
臻

有
美
皆
備

中國上海華成煙公司出品